

一

個

兵和

他

的

老

婆

李健吾著

岐山書店

一

個

兵

和

他

的

老

婆

李健吾著

岐山書店

目錄

給作者……………朱自清

一個兵和他的老婆

第一章 他說他怎樣認得他的老婆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他說他怎樣安頓他的老婆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三章 他說他怎樣拜謁他的岳父……………三一

第四章 他說他們頭一宵的恩愛……………五一

第五章 他說他老婆的重入家門……………六七

第六章 他說他岳父母的反目……………七九

陷阱……………八七

給作者

——即擬此書的文體——

我已經念完勒「一個兵和他的老婆」得故事。我說，健吾，真有你得！

我說，這個兵夠人味兒。他是個粗透勒頂得粗人，可是他又是個機靈不過得人。瞧那位店東家兩回想揭穿他倆得事兒，他怎們對付來着，還有，他奉勒營長得命令，去敲那位章老頭兒——就是他得丈人勒——去敲他得竹槓得時候，恰巧他親家說他將女兒玉子窩藏起來勒，他倆真鬧得不得開交哪。你瞧，他會做得面面兒光。竹槓是敲上勒，却不是他丈人章老頭兒！張冠李戴，才有趣哪。他有這們多得心眼兒，加上他那個當兵得大膽子——真想不到——他敢帶勒逃出來得章玉子，他得老婆，「重入家門」這們着，他倆才成就勒一得姻緣；要不然，後來怎樣，只有天知道啦。可是，頂要緊得，他是個有良心得人。要是他在馬房裏第一回看見他老婆得時候，也像他這三個兄弟得性兒，那可不什們都完啦；壓根儿這本書也

就甬寫啦。所以我說這個兵夠人味兒。他有一個康健得身子，還有一顆康健得心。可是，健吾，咱們真有過這們胆兒大，心兒細，性兒好得兵？你相信？不論你怎麼回答，我覺得這不是現在真有得人；這是你筆底下造出來得英雄。他沒有兵們得壞處，只有他們得好處；不但有他們得好處，還有咱們得——乾脆說，你的——好處。這們湊合起來，他才是個可愛得人。至於章玉子，他得老婆，那女得多少有些兒古怪。但她得天真爛漫，也可愛得；做他這樣子得人得老婆，她倒也合式。

他得說話雖然還不全像一個兵，但是，也夠乾脆得啦。咱們得作家們，說起話來，老是斯斯文文得，慢聲慢氣得；有得更是扭扭捏捏，怪聲怪氣得。至少也得比平常人多遶上幾個彎兒。這們着也有這們着得好處，可是你也這一套，我也這一套，叫人膩得慌。像他那們大刀闊斧，砍一下兒是一下兒得，似乎還很少哪。他不多說一句話，也不亂說一句話；句句話從他心坎兒上出來，句句話打在咱們心坎兒上——句句話緊緊得湊合着，不讓漏一絲縫兒。好比船上得布篷，灌滿勒風，到處都急糊糊得。他得話雖說有五段兒，好像是一口氣說完勒似得；

他不許你想你自己得，忘了他得。可是你說他真得着忙？不！他閒着哪。他老是那們帶頭帶笑得。你說他真得有什們，說什們，像一個沒有底兒得布袋？不！他老忘不了叫你担心，那位店東家兩回得嚇詐，且不用提，只提「他們頭一宵的恩愛」那一段，那女得三回說到嘴邊又瞞過勒得那句話，你能不納悶兒？再說，「他老婆重入家門」那一段，先說他帶勒「一位沒有走過世面得兄弟」上他丈人家去。你想得到，這位護兵會變成他得老婆哪？可惜臨了兒他那位丈人拐勒一個不大圓得彎兒，我不信這個老頭兒真會那們着崇拜「先王得禮法」要讓他換個樣子，另拐上一個彎兒，就好勒。就是這收梢，不大得勁似得。（註）

除勒這一處，**健吾**，我敢保這本書沒有錯兒！

朱自清十七年十二月四日。

（註）此處已經改過。

第一章 他說他怎樣認得他的老婆

兄弟，我得爲人怎樣，你知道得。我只曉得有一件事幹一件事，不會外想到第二件。你們叫我儼子；你們也愛我這樣。你還記得我們跟曹大人打雲南嗎？那時我們打了一個敗仗。照我們那樣得軍紀，兄弟，不敗要算天不睜眼。我們從前線上退回來，狼狽到了家，趁勢放火打劫；我們快活到了極點，百姓遭殃到了極點。我們這一營離開全師，駐在湖北河南交界得一個小鎮市，叫做劉店得。鎮上家家戶戶關了門，不關門得是窮漢。營長辦公處和大半兄弟占滿了那惟一得小店，只有幾小棚分札在民家；我們是一個。在這兒我們等省裏得命令。

那時大家都足喫足喝，不知道王法，成天給營部惹事。鎮裏富家得小姐和年輕媳婦，早都藏一個乾淨，女人得影子只有幾個窮老婆兒。這掃了大家得興。你那時頂年小，什麼都要由你起頭，可惡極了。那一排人，我就是愛你，兄弟；然而我真怕你，兄弟。你不懂得軍法，任性胡

鬧，簡直不分輕重；爲你我常擔憂，有一天你總要喫虧得。

我們借住得那家民房，在全鎮最西頭兒，偏僻得很，肅靜得很，這我十分合意，免得在熱鬧地方你們瞎來。我是老實人。我真看不下你們平日得樣子，所以搬來以後頭一件事，便是不準你們喝酒，向東家發凶，他姓陳罷，人是上好得，縣裏有買賣，鎮上有房產，田裏有水澆地；他把老婆同女兒早就送回舅家，這辦得真殼我稱好得，雖然這大叫你們沒趣。留他一個夥計伺候我們，他自己陪你們在一個土匠上睡。我獨自歇在上房，從這兒有一個小門通到後面菜園。他們房舍到不少，攔家具得，存糧食得，馬房……

你們日子過得悶悶得，好歹都不成，尤其你得火苗子按捺不下。我只裝沒有聽見。

好哪，有一天黃昏，我獨自用完了飯，在房東得菜園裏頭閒溜達。我覺得無聊，這種規規矩矩得生活連我也膩煩了，幹一點兒什麼消遣好哪？沒有事。唱戲我不會；三國演義我沒有；擲骰子我討厭；我是一個一無所能得閒光棍。我坐在菜畦旁得石凳上，看着西面天上一顆顆頂亮得星星已經出來，慢慢一個一個都跟着散了出來，彷彿頭一個是老大哥，領頭得。月

亮在雲裏露了雪白得臉，像牠們得媽。四下黯靜極了。一忽兒有狗亂汪汪，接着像讓人喝住了得聲音。一忽兒在樹影裏閃出燈亮兒，說不清往那裏去了，這時我心裏不禁難過起來，想到了從前，在這世上沒有兩個人愛我得：媽愛我，可惜我剛十四歲她便死了，東漂西蕩，如今做了兵，升到排長，年紀慢慢大了，將來生死還沒有準頭。那怕有人恨我也好，究竟還顯得自己值一點兒什麼，不至於像山坳裏一根孤草，就連風也吹不着。我流下淚來，覺得自己腦子有些繚亂；我站起來，在小道上來回得走。忽然我聽見了什麼聲音。

兄弟，我當時細細一聽，的確有一種哭得聲音，哀哀得和鬼號一樣，一點一點傳上我得耳朵。我凝神立住，並且有些害怕，不清楚爲什麼。這不是狗得怪氣怪味得叫喚，這不是房上野猫走夜得可憎得叫喚；這是小孩得哭聲。這尖嗓子慢慢弱下去了，讓我越發聽不清，像有什麼堵住了那張開得嘴。不過我總可以聽出這是呼救得，而且牠從西南犄角來得。那兒是東家得馬房；馬早已讓他藏到遠處。親戚家。誰在那兒？我悄悄得向那兒走，發急，不住得奇怪。馬房離我們安歇得院落，還有二百來步，很得走一會兒工夫；我得脚步雖是落得輕輕

得，走得却格外快。眼看我就要到馬房得後牆牆上離地三尺高，有一個拳大得窟窿，可以到裏面。燈光從這兒閃出一星星，很不容易讓人覺出來。我詫異誰敢在我們軍隊附近行兇，這一定是殺人得案子。那種哭法叫人不由得不這樣想。我放倒身子，爬在窟窿口往裏望，內面得光黯得和沒有一樣，顯不出什麼動靜。我只能瞧見一排馬槽，乾草扔得滿地散着；再往外伸出半堵低牆檔住了我眼睛。我有些發惱。隨後我將耳朵放在窟窿口。聽清有兩三個男人得低粗嗓音；我再仔細一聽，從那嘈雜中，慢慢辨出你得腔調。我心裏說不出得難受，你們又在偷偷摸摸得暗地胡鬧，丟我得面子，營部得名聲。無怪乎喫飯時候我不見你們。

我轉身到馬房前邊，踟躕着，進去也好，不進去也好，倒讓我兩難了。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，不過猜起來總不會是好事。我實在不願當面掃了你們得興頭，明天大家都不好回話；我決定不聞不問，自尋苦惱。正在我遲疑要轉身得當兒，便聽見你狂笑得聲音，在夜裏靜靜得非常刺耳；我忍不住重重得咳嗽了一聲。你們靜下去了，一忽兒吵起來，像是疑鬼猜神，却還不出來。我氣起來，分外大大得咳嗽着。這一羣不知好歹得東西！你曉得我怎樣得愛你。

果然立刻裏頭又靜了，我從腰下掏出手槍，看你們誰敢反抗。你們從裏頭跑到馬房門口，伸出頭向外探望。我哼了一聲，你們彼此望了一眼，開口不得，垂頭喪氣得一溜煙兒跑掉，停也不停。我用手招你們回來，要問一個明白：你們早已沒有影子。後來我纔想出你們見我手裏拿住傢活，怕來拚命。

不過這一跑倒把我弄糊塗了，馬房裏頭究竟是怎麼一回子事哪？這尖細得哭得聲音我很久就沒有聽見了。我怕弄錯了事情。我舉起六輪子，一步一步往馬房裏走。從這門道轉過一堵另外不到人肩得矮牆，纔是你們搗鬼得地方；就在這座牆頭兒上，放着一盞半明不滅得洋燈。在牆盡頭要拐灣得地方，我聽見極細微得人得喘息。這定然是一個小孩，白天不清楚怎麼開罪了你們；他得小膽一定嚇破了，要不然這裏不趁這個當兒逃走，哪可憐得孩子！我剛轉過牆，呀，我得天！

呀，我得天！在我眼前那根柱子上，捆着得，嘴裏塞着破布得，是一個女孩子呵！她渾身一絲不掛，讓皮帶綁在靠裏頭短牆前得高柱子上，這兒原來拴馬得，頭髮披在兩肩上，散下遮

住她整個得身子，頭垂着，像噎了氣得死人。我嚇得靠在身後得牆上，移動不得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女人，光了身子得女人，在這樣破爛空房和陰黯得夜裏頭。我得眼睛想避開她，不成，只在她身上轉着，忘記自己在那兒，在做什麼。她得奶頭肥得真美，肉同雪一樣，頭髮和老鴿一樣，不像地上得人。我不清楚自己該幹什麼。不過我終於瞥到了那捆得上緊得帶子，從胸口到下面，連手帶腳。我定過神，跑上去從後面替她解開了。她得扣頭，手抖擻得要命，心不知道在腔不在腔，我用手頂住她得前胸，怕她驟然倒下去；換過手來，從她垂下得頭，我取出她口裏得破布。我回身腿下軍氈，在我一手扶她，一手往地上鋪她得時候，她得軟軟得麵條兒身上，撲向我得懷裏。

我放她在地上，我得外套上面，蹲下聞了聞她鼻子還有熱氣，心舒展了許多。我是一個粗人。你要看見我在那兒救她得模樣，不發笑纔怪哪。那時我自己差不多也暈了，這比殺人還難，瞧着光身子得暈了得女人。我走到門外呼了幾口氣，想多叫一些幫手。繼而自己一思索，這反更不妙；頭一樁，這事聲揚出去，傳到上官耳朵，於我更沒有光彩，再說，牠越隱秘越好，

對那姑娘自然更得這樣。我那時簡直忘掉你們這幾個渾蛋。打好了主意，我重新回到她藏得地方：她得氣出入得也粗也勻了，嘴裏發着像哽咽像咳嗽得聲音。我不敢細聽她，轉向馬槽旁邊，等她活轉；在她下面亂草上，我發見了一堆得女人得衣服。我拾起牠們，在黃黃得燈亮裏頭，我辨出牠們得顏色，材料和樣式。這不像窮家女兒得。我走到她得身邊。

她甦醒過來，在我腳下嗚咽着，縮成一團，上曲住兩條玉佛得細腿。我把衣服丟在她身上，不記得是否說過一句：『快穿上！』她舉起頭來，不哭了，翻開那樣大得亮得眼睛，隔着淚水同散髮，像兩顆閃灼不定得貓眼睛，望定她身旁得軍官。我覺得害起臊來，趕緊往外躲開，留她獨自在後而穿衣袴。隔住牆我聽見裏頭縷縷得響聲，一忽兒抽噎着，一忽兒聽着，這樣靜待了許久。這時夜裏該打幾更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在想着，對着門外得黑夜，活像我對着一張白紙，想着。一種奇怪得念頭攢在我心上。天下再沒有比我傻得。我想跑過去，跪在她面前，說我愛她，求她給我快活。我得脚同釘子一樣；我得心同點着火得燒酒一樣。

——慢慢我從這種胡思亂想清醒過來，覺得有一團黑影要從我得眼前飛過去；我伸出手，

原來抓住了她得衣襟；她打算從我手裏掙扎，往外逃。我真不高興，爲什麼她要怕我？我救了，她全了她得貞節；然而她不謝我，還要從我身旁戰戰兢兢得偷跑。狐狸見了狼是這樣；女人是這樣。不，她站住了，在我得胸前定定得站住了，沈沈得懔着我。

「老爺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

我說不出話，低下頭來。

「老爺，你不放我嗎？」

「我放你。」我得手鬆了她得胳膊，極文明得答道：「放心，在我手裏，沒有人敢來欺侮你。我是排長；我是君子人。他們一羣渾蛋讓我轟跑了，明天我得好好懲辦他們一頓。解你得恨。但是我不放心，在這樣深得夜裏，鎮上只有隊裏守夜得弟兄們。你逃開這兒，逃不開那兒。告訴我，你家在那兒？」

「謝謝。」她在門前躊躇着，往黑夜望道：「謝謝。如今我不害怕了。」

「爲什麼剛纔——」

「剛纔我怕，不過如今有你老爺——你是好人！」

我是好人。自然，我永久都是好人，至少對我老婆總是好人。她後來做了我得老婆，兄弟。那時我讓她等一等，自己到屋裏拾起軍褂，揮去土。如果她不趁這機會溜走，一定是絕頂得傻子；然而她是傻子。我把軍氅披在她身上，告訴她這可以免掉守夜得弟兄們得查問；在洋燈旁邊還留下你一頂軍帽，我拿起蓋在她得頭上。於是吹熄了燈，我隨在她身後往外走着。彼此一句話也沒有；誰聽得見誰得心跳。

圍着馬房前面得牆，有一梁塌下來，我們便從這兒走出去。他得脚步落得很不穩，要倒得樣子。我低聲吩咐她不要膽怯；她搖了搖頭，那頂軍帽從她蓬鬆得頭髮掉到地上。我撿起牠來，趨前爲她戴上，趁機擒住她得胳膊，不放回去。她靠在我得肩上，帶我向大街走。我如今成了她得護衛。在一個小巷口，經了一位弟兄得盤問，我們進去了。於是又轉了幾個小灣，我這時分不清東南西北，只曉得快到她得家了。她忽然在一家門前立住，向我幽噎道：

「假如他認出了我裝的哪那守夜的？」

我請她摸一摸我脅下得手槍。她求我把這個賞牠一看，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。我說實話，沒有勇氣拒絕她這種要來。不過我却起了疑心，她求我得聲音像打定了什麼主意得樣子，又哀婉，又堅決，並且親自動手從我腰帶上往外拔牠。我哆嗦了。我問她幹什麼。她不做聲，和盤在空裏得鷹一樣來刁搶牠。我按住她一雙竭了力得小手。她低下頭用牙咬我得手背，這却出了我得意外，並且她那樣用力發狠，手背上得皮疼着。破開，流出血來。我說不要糊塗，人命不是兒戲得，並且這有什麼用哪？她仆在我懷裏哭了，說她不敢進家得門。她不在外頭死，進家也得死，因為她做姑娘得身子讓生人看見了。我勸她想開些，看見身子同失掉身子完全是兩件事情，回家把苦訴給爹娘，老人們總該體恤得，要不然我陪她進家，給爹娘做證人，老人們非特不責備，恐怕還要疼惜一個不了。

『疼我媽也；不過媽是爹的人。家裏沒有誰疼我；從前有姆，可惜死了。而且老爺，後天我就要出嫁。』

『小姐，那你更該回去；』我喫驚着；『他們丟了你一定萬分著急。』

「噢！別逼我回去！讓我死罷！讓我死罷！別讓我嫁給那樣的人家！我恨他們！那不是我的意思！讓我死罷！」

我現在沒有法子再勸了，並且，你愛得人在你胸前絕望得號啕着，哀告着，鐵石心腸真是也得軟化。但是我自己又沒有地方送她過夜，爲難之極。我問她有什麼近處可以投奔。她搖着頭，嗚咽着。我問這兒是不是她家，她哭得更利害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拉着她得左胳膊，就往石階上扯；她抗拒着，縮住步，隨後發出一聲極長得嘆息，向我表示順服道：

「老爺，你——爲什麼——要——要救我，那時死了，也比後天活着死強——老爺！」

我立刻覺出自己做得太過火，女人得委曲，男子不容易體貼出得。爲什麼我要逼她嫁，那她不認識不愛得人？這和讓人強姦死有什麼分別？而且我真恨這兩扇門，和棺材蓋似得，分紋兒不動，裏頭靜靜得，彷彿丟了姑娘和死了貓狗一樣。我不倔強了，暈頭暈腦得向她要主意。她輕輕得噗哧笑了。笑什麼？她說她忍不住笑，因爲我得傻，因爲她曉得我要屈服得。我們臂靠臂，向前緩緩走去，又轉了一條小巷。我們都不清楚往那兒走，走到那兒爲止。我覺得

我又年輕了，和在媽跟前一樣。我攙着老人家跌跌打打，往爹得墳頭去。一樣得夜晚，不過如今我身旁換了一個年輕得女孩兒，帶着和我一樣得年輕得心。她問我爲什麼掉眼淚。

『小姐，在你身邊，我不由得想到從前我得母親。』

『停住！我也正在想——你還是送我回家去罷。噢，媽媽！不過——不過——好，走罷！』

『回去？』

『不；』她橫下心，決然道：『隨你走到那兒，只不要回去。』

我們慢無準頭得瞎撞着，直到出了鎮店，往東北一高一低得走去。地裏分不出什麼綠得穀子，只是黑黝黝得一片，夾着我們搖來擺去，讓人感到一種驚怕得意思。她緊緊貼住我，戴着軍帽，鈎緊軍氅，喘出來得氣全噴在我得臉上。夜很深沈了；月亮讓雲掩住，剩下那顆大得星星還在天邊閃眼。我們都覺得冷；她直打冷戰。風迎面吹來；我用手按住她頭上得軍帽。離鎮店這時約摸有五六里得光景罷，在一個背風得土崗後頭，我和她面對面，各坐在一塊石頭上。各自想各自得心事。她得頭慢慢墜在胸口，帽子跌在地上，滾到我得腳前。她不動。

『你困嗎？』

她猛然擡頭向我笑了笑，望我撿起得軍帽道：『牠又掉了；我奇怪你怎麼會戴得那樣牢實，呵，你是男子！』待了一會，她纔答我得問話：『我不，我在想——我有一點兒冷。』

我沒有法子制住我得冷，所以只問她道：『想什麼？』

『我冷，我冷。』她咕噥着：『你曉得我姓什麼嗎？不，我叫章玉姐，你哪？』

『王有德——玉姐，我問你，以後你打算怎樣哪？』

『有德，你打算怎麼哪？』

『我如今在隊伍上，這兒又舉目無親，你一個姑娘家，我實在不曉得把你安頓到那兒。』

『唉！』她深淺得嘆着氣。然後柔聲道：『我問你，除了那三個人，真再沒有誰看見我的嗎？你該明白我的意思。』

我說完我救她得情形，隨後顫聲道：『只有我——而且我得玉姐，你肯嫁我嗎？她不做

聲。『我是一個光棍，除去家鄉有幾畝地，什麼家私也沒有，那遠遠在洛陽。你要真跟我得話，咱們先在這兒不遠落了店，草草成一個親，以後兵事一閒，我便帶你回老家，種田過日子，白頭到老。你要另有主意得話，那我——我——』

『你怎樣？』

『我弄死你！』

『我弄死你！』她站起來；『好罷，請你弄死我！』她走到我坐得石頭前，把頭斜給我；忽然要倒得樣子，她在我胸前道：『我冷！我冷！我冷！』於是我明白她得意了。和接那顆大得亮得星星一樣得，我伸出了胳膊，也就和那顆大得亮得星星一樣得，她飛入了我得懷抱。

那一夜我們就這樣得在地裏睡到天亮。

等一章 他說他怎樣安頓他的老婆

這不是夢。她真睡在我得懷裏，和她兒子如今睡在我得懷裏一樣。我不能說那一夜是怎樣過去得；我得眼睛閉不上，事情前前後後在我心頭上了來，又下了去。慢慢從濛濛得地交頭劃出一條白線，變成淡紅得，映得東邊藍天都透了亮。天快亮了，我也決定下主意。這你可以看出來，她什麼事都不懂，孤零零得和我一樣，在這世上無親無故，家也等於沒有；還不如我，走到那兒都有得怕。她是又想造反，又沒有見過世面，見了我就把她什麼一骨腦兒都交給我，幸而——謝天謝起！——我不是壞人，要不然這和打仗衝鋒差不多，是生是死真難說。不過這總比不死不活強；不是嗎？咱們是人，有血氣。這你也可以看出來，她跟了我，並不是她得好運氣，這是我得好運氣；你可以說我狗運亨通。這比丟骰子還沒有把握。

她醒了，睜開眼向我詫異得盯着，立刻詫異去了，顯出笑得意，輕輕來了一聲：「噢，」

她跳脫了枕着我得胳膊，對面站住，向後爬攏攪散得頭髮。我頭向上得望着她——她得臉上透着歇過來，讓地邊那半個大太陽照得活像一朵嫩花瓣。

我告訴她我想得主意。第一就是先得找一個店住。我們都不清楚遠近那兒纔有，真別拘死！我從石頭上站起。爬到身後得土疙瘩上向四面望，我得渾身都在太陽裏頭，美和極了。但是還有使我更高興得；我狂得叫了起來：『喝傢活！什麼轉過這兒，往南不遠就是一個小村子。昨兒晚晌我們都沒有瞧見！媽得，離這裏不到幾百步！』

我連跑帶蹦得滾到她身邊，兩個人都發傻得笑着。媽得！早知不在這兒露天凍一夜。拉住她往外走，轉過土犄角就是一條大路。勉強走了兩步，她忽然停住皺起眉頭道：『等一等！』她脫下那件還穿在她身上得軍大衣，連帽子裏在一塊，夾在胳膊底下。我誇她真細心，催她快撩腳。她不走。她得小臉蛋兒都漲紫了，蹲上腰一語不發，我問她怎麼了，索興她倒一屁股坐在路旁草上。

『我走不動！』

『好好得怎麼會走不動』

『喲！我的脚真疼呀！』她向自己啣嚙着，伸手捏住一雙小脚，眼淚也掉下來。

男子不知道，也不會體諒出女孩兒得若處。她跑了一半宵，當時覺不出身子好歹，這一睡可就把她什麼勇勁兒也睡掉了，只剩下心疼肉顫。她得脚是纏得，夜裏黑地我沒有留神，瞎拉着她走，這時心裏真過不去。可是現在怎麼也得走。她讓我去看店房，回頭再來這兒迎她。我搖一搖頭，這不妥當；在這種時光，無論上天下地，兩口兒也得手攙手得走。她看出我爲難得意思，衝兩隻脚嘆息了一聲，硬扎着，一隻手拄在地上，掙起半身，撲通又坐下去了。

『你先看店房去罷，好人！你怕扔我開你嗎？——不？你怕我獨自去尋死？——放心，我不騙你！有德，我等你；你回來時候，我還在這兒等着不動。你看我在我四圍畫一個圓圈兒，你要不來，我便一世不走出牠。可憐我！我實在脚疼。這是我頭遭走了這多的路——哦，天呀！悔不該——』她低下頭抱住脚抽搭起來。我正要坐下安慰這可憐得孩子，她猛地擡頭瞪我道：『你幹嗎不信我身子都給了你，你還要什麼？』

我想不到這件小事，讓她生那麼大得氣，奶奶得！我有了姑娘，一輩子不許她纏腳。

囑咐她兩句話後，我拔開兩腳就向前面鎮店跑。後來我打聽出那兒叫做下馬椿，離劉店已經二十里遠近。清晨上地得莊稼漢捋着犁頭，見我這樣一個大兵進了那座活賽土地，爺得小低門樓，都嚇得睜開了睡朦朧得眼，揩了來，又揩了去，簡直不信他們出了夢。我走了半村子，沒有瞧見半片子店，想就近問一問兩旁過路得，那猴兒頭樣子，見我向他們一動步，便散了一個乾淨。在一家門前磚臺階上，坐上一位窮老婆兒，手裏端着簸箕，一上一下揚糶子；我走到她跟前，低聲下氣，問她本地方有沒有客店。她慢慢擡起頭來，只見撒了一下，連米帶簸箕一齊翻在地上，急忙站起向門裏縮。我揪住她得大袖子；我請她不要窮怕。

『大爺我沒有錢。』

『老太太，我問你這兒有店沒有？』

她喘過一口氣，倚在門扇上打量了我一眼，揣我沒有惡意，於是彎上腰，用手掃磚地上得糶子埋怨道：『可惜都攪上了土了！我的穀子！我的好穀子！你問店嗎？前面過去那不是？呵，

我的穀子——好穀子！

『對不起，我回頭賠你。』我撒開她得大袖子，睨了她一眼，這讓她跑進門裏，穀也不敢拾了。

我得脚步剛落到眼前那座小茅草店，立刻從廂房發出一個啞嗓子，細得和老鼠一樣，問進來得是誰。我這時心裏急得要死，單怕我那位玉姐在地交頭出了錯兒；並且我真疑惑，故意留在後頭，她不爲尋死，就爲逃開我這夯頭，我後悔自己太信了她！所以我一跳進店來，便生龍活虎得，喝道：『快！店東家！有人嗎？有轎子嗎？』

『哎呀！我的媽！』一個人影兒從屋裏揭起門簾，喊了一聲，把頭縮進去了。

我問他是不是店主人；靜得連一個屁也不響。

我耐着心煩等他出來。

還不見影兒。

『你出來呀，難道你前生注定這時做啞叭？』我說着氣起來，一步踏進他得屋子，從桌

子底下把他好歹不顧死活得提溜出來。他嚇得簡直不成一個人模樣，抖擻成了一把粉團子。我先彎腰在他耳邊講明自己是打尖兒得，加以我得神氣稍微和平了一些；不等聽完他登時明白我不是打劫得，陡得把腰展直，好像活這丈三得大金剛！他用雞叫得嗓子，供着手說他弄錯了。我撇過這個，吩咐他敢緊弄一頂轎子，到村子前頭去接一位走不動得太太。

「轎子？轎子？」他搔着頭問道：「我的爺，這裏那兒來得那神氣東西呀？不敢問，她老人家離這裏遠嗎？」

現在我說不出得鬆了勁兒，他大約以爲她老得頭髮白到了根呢！我告訴他那位年輕太太雖然就在村子外，目下却走不動。

「那！大爺，這纔幾步路，你同我攙着她不也就行了嗎？」

你聽！我自己不用說攙着她，背着她不也就行了嗎？何至於如今提心吊膽，總覺得再見不上她得一面哪？我於是出了店，同他前前後後向村外跑着——因爲我再也不願委延時候，怕那兒出了什麼意外。

我一轉過土坡，可放了心！她還安安稳穩得坐在她畫得圈子裏頭，向我帶笑得問店房找到了沒有。我喘不過氣，只用手指着身後得店東家。他起初大大得害了臊，不好意思再往前蹭，隨後他一步走上來，要和我一齊扶起她來。

她從地上跳起來，靠着我得胳膊，急向店主人道：『不！不！我現在可以走了，不勞你攙我；先生，請你先回店裏給我們收拾一間靜一點的屋子，好不好？』

他細聲細氣得應了一聲，臉上顯着多少不自在，笨手笨脚得在前頭小跑着。

她依着我，問我尋店得情形；我一五一十說給她聽，引得她笑起來，然後我說我把她掉到後頭，怎樣怎樣得不放心，扯住店東狂跑了來。她追問我不放心什麼。我怕把話講得大意惹怒了她，便回道沒有什麼要緊；她鼻子哼了一下，又用手重重捏了我胳膊一下。我正在慚愧自己，便聽她低聲道：『你看我有怎麼改變嗎？』

『我覺不出什麼改變。』

「你看我這個髻子挽得好看嗎？這是我頭一回——從前我總梳着辮子——記住回頭給我買幾把通頭得篦子，梳子。這樣人們就不疑惑我——會信我是你的太太——呀！多不好聽！」

兄弟，我這樣細模細樣講下去，你一定會覺得厭膩；但是兄弟呵，人對於從前觸心得事情，要不是老糊塗了，牠們在心上眼中總是活靈活現着呵！

我們住得那間屋子就在店裏偏西得一個小院裏頭，這真不能說不清靜，這般小得毛村子，這般小得野店，平日也不過爲來往行客歇一歇脚，飲一飲馬，喝一盅清茶，煮兩個雞蛋罷了，店房自然從來都是空着，何況我們單住在一個只有三間向南得偏院！店東待我們殷勤到了家，絕口不漏一絲猜疑得意思。村裏也沒有半個鬼影來管閒事。洗臉罷了，我讓東家先弄些飯來喫，然而問他這兒能不能出貨幾條被褥。

「什麼被窩？我這小店從來不備那些玩意——不敢問，老爺的行李不隨後就來嗎！」

『是——是——隨後就來』你可以猜出我那時狐狸怕露尾巴得那份難受。『不過你先弄個半得，讓我們躺下歇一歇，這一道真不是味兒。』

好容易不知他從那兒弄來一牀靈褥子。我躺在匠上想養一養神，不知怎麼就惚魯睡着了。醒來已經快到午分，玉姐坐在我得身旁，揮手替我趕着蒼蠅，眼睛却定定得望住那扇閣上得門。她輕輕得出了一口氣，又像嘆息，又像咳嗽。我握住她替我轟蒼蠅得手；她嚇了一跳，隨即回頭向我微微得笑着。

『你真睡得穩，我一人坐在屋裏真害怕，空空的，聽着外面老鴉不住地叫喚，又不願喊醒你，如今好了。』

『怕什麼？』

『什麼也可怕；我想着什麼也可怕，我不過是一個女孩子，毫沒有見過世面，藏在家做一輩子人也還罷了，忽然發了狂，這樣跟你飄來蕩去，將來究竟算怎樣一同結局呀？我並不是說不跟你！我要跟你一輩子，只要你不負心，就讓你負了心，我的心也要跟你一輩子。不』

過你看，如今爲你——自然先是爲我——我把家也扔掉了，來同你藏頭露尾過些苦日子，這個自然我高興，不過你看，你不能整天和我在一處，地方生疏，離我爹也不算遠，說不定——
——哦！媽呀！媽呀！

她撲住我得脖子，低低得哭起來，淚全灑在我得領子裏頭。這一陣兒過了，她忽然撒開手，離我這些，指着窗戶讓我看。

我從窗上跳下來，一面向門走，一面問外頭是誰；我推開牠往外一望，真是半夜鬼敲門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『奇怪，我明明聽見脚步的聲音！』她心裏虛極了。等我在她身旁椅子上坐好，她仍舊接着道：『我單怕有人來把我同你分開，讓我再受罪去死，不過你看，不久你還得到隊上去，什麼時候回來還說不定，我獨自在這裏沒有排遣，那纔真難處。我一個年輕媳婦，跟着一个大兵來歇店，人人不是瞎子都要惑心的，而且我怕這裏有人認識我，到過我家裏，那便更不好辦。而且我爹在一鄉有名有勢，丟了女兒，這風聲遠遠近近怕都要傳到。唉，有德，我不是故

意說氣話來掃你的興，這是真的！不過要是我真做了你的太太，有德，這不是一個怪名兒嗎？」

「自然你是我得太太，那還用着說！」

「呵，不是那麼講！要是我真是你的太太，那自然我膽子也壯了許多，也敢抬起頭來正眼不輸人。呵，真的！在你我還沒有拜天地以前，我真不敢說要做你的太太哪。」

「這孩子，來，咱們馬上就來對天磕頭！這兒我無親無故，便是打遍天下我也還是一條單身漢；只要對得起天地良心，你我就對天九叩首，彼此拜三拜，以了終身大事。」

她不做聲，靜靜得聽我着急發誓，忽然慢悠悠得問我這一生頂愛誰。我告訴她我在這世上心裏從前只有誰。

「有德，你去買一張大紅紙，寫上你我頂愛底人的牌位，我們就來對他們叩頭，求他們在陰間保佑我們一生罷。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我現在就去！」

我剛走到店門口，就聽見唧唧噥噥議論得聲音。原來靠店門外順牆擺有兩三張茶桌，圍住一張茶桌坐着立着四五個人，爭爭吵吵不知攢下頭來咬什麼耳朵。裏頭有兩個老頭兒，一個是指我，惹得老婆子，還有一個二十歲上下得小夥計，刺下那位不是別人，正是店東家。他們一見我從裏出來，便停住嘴，看看我，好像見了洋鬼子。只有店東愧着水牛身子，笑迷迷得走向我來。我問他這兒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出紙張和其他雜用得東西。他回說村子東頭有一家萬寶全得小舖，要什麼有什麼。我謝了謝他，正要轉身向東，就見這邊桌子前得那位老婆子向我叫道：「老爺，你不是說賠我穀子嗎？」

我讓她別心急，冤不了她那三把米。

這村子要說人家真算不多，不過零零碎碎分開了，便攤下一大片，倒像有那麼一回事。這時地裏人們正拖着傢具回來歇晌午，遠遠見了我，東躲西溜，也斜眼得張望着。我心裏盤算着，信步向前走去。兄弟，你知道我是一個光棍，向來不攢錢，可是我素性節儉老實，就讓和兄弟們花上百兒八十，手頭多少也還存一些子。我身上這時一總還有十塊老袁頭，七毛

小角子三十幾個銅子。這很不錯了。不過這拿來供兩人花消，這樣常年下去，究竟不算辦法。然而一時我還想不出弄錢得手藝，只好過一天看一天罷。

到了村子東頭，果然有一家半間門面得雜貨舖，我進去東拉西挑七湊合，買了一大堆零使必用得東西，多半是女人用得，自然引起舖裏老板娘不少得疑惑。現在我只剩下九塊老袁頭，八毛小角子，幾十個銅子。

我趕到店門前，只見那位年輕夥計一人坐在凳板上，顛頭顛腦得向我這面張望；初一見我，倒把他楞住了，眼睛盯着我手裏一大包東西。我剛走進店，忽然他想起什麼，像瘋狗得叫着，跳起衝過我就往裏跑，把我買得零碎全碰得跌在地上。我伸手把他像提小雞得揪回來，指地上七零八散得東西給他看。你猜他說什麼？狗□得，我恨不得一脚把他踢死！

『對不起，老爺快放手，我要給他們報信去；他們都在——在——西院子。』

他們在我女人屋子幹嗎？我不管地上得東西，三腿兩步就衝進了西院月牆，這時就聽見屋裏亂哄哄你勸我嚇得聲音，還夾着喊救得音聲。我跳進屋子，就見那三個老傢活，還有

店主圍住在匠上坐得女人，吵個不休。她見我進來，立即推開那老婆子，撲在我懷裏，哭哭啼啼，數落他們怎麼我跑了不久，就來逼住盤問她得底細，叫她吐實話。我讓她不要怕，把她攔在椅子上，自己從皮帶上盒子掏出傢活，一閃眼擺在棹面上。那四塊骨頭正要溜出去，回頭一瞥我得神氣和那送死得寶貝，腿全酸了，呆呆得軟在門兩旁。我罵道——

『媽得，你們算什麼東西，也來管老子得事，先摸穩了你們得腦袋長在那兒！這是我名媒正娶得老婆，媽得也要你們來過問！咱們行軍人，走到那兒不帶太太，難道他媽得違法不成？違法也達不到你們鼈羔子手上去，白聽你們活了五六十歲，怎麼那麼不懂人情世故？』

『告訴你們實話罷，媽得這（我指着椅上坐得女人，她已經不哭了，眼睛睜着我，又是佩服，又是羨慕）就是讓我搶得人家小姐也不礙你們得腿事！就算咱搶得，不過被搶得主兒却又甘心做咱壓寨夫人，你們瞧着辦罷！說一個不含胡，我是從劉店來得，叫做行不改名，坐不更姓得排長王有德。我老婆不遠千里來投我，那邊一時沒有妥當房舍，又扎滿了弟兄們，所以我一清早送她到這兒店上暫住，媽得請問這就違了牠那一宗子法？』

『雜種不說你們少見多怪，倒尋到我得頭上來，不說見了外鄉人幫一個忙兒，到疑上我得沒有見識得少老婆，難道你們都老彊了心和肺？好進這屋子容易，出這屋子難，她一個年輕得女人在這兒，試問你們進來逼她什麼講請講！』

『要是講不出一個明白，這那可別怪——』

我從桌上忽得端起槍來，呀，我得兄弟，他們都跪在我女人面前，求她說一句好話。這一羣老糊塗蟲！自然她代他們道了饒，他們也發誓不再瞎鬧，於是這場風雲我就款款得收了勁兒。我從皮包模出一塊錢，交給店東弄些大肉大菜，明天一早來用，因為我要請他們都來大喫一頓，賀一賀我們夫妻得重聚。店東立刻心花都開了，急忙應了一聲是。那三個老古董，滿臉得皺紋一鬆一緊，順嘴說着不敢打攪。

他們起身要出去得時候，那老太婆又扭過身向我道：『排長老爺，那穀子——』我把那十幾個銅子全給了她，塞住她得客嘴。

送他們走以後，我剛轉到屋裏，玉姐從門旁閃出來，一句不說，抱住我親了個嘴。這時候

聽見外面一個人敲着窗戶戰戰兢兢得問道：『先生在嗎？』我問什麼。『先生，那些東西——我都撿起來了。』我走出去謝了謝那小夥計，請他明早也來喫飯，然後捧住我買得那些東西，一件一件請我女人過眼。她却隔着窗戶叫那小夥計回來，我奇怪她要做什么；她吩咐他去借一份筆墨，硯臺，爐香這類東西。

我把那張大紅紙裁成三寸寬一尺長得兩個帖子。等筆墨來了，我便問她頂愛得是誰，該怎麼寫。奇怪這一下却把她臉弄紅了，賽過桌上那紅紙條子，半天說不出一個所以然。後來她說她也能寫字，讓各自寫各自得。我寫得是：『王門趙氏先母 之靈。』她得是：『章小阿 之靈。』我問『小阿』是她什麼親輩，她說目下不用管，隨後慢慢自然我都知道。

這兩個牌位我們用漿子貼在近桌面得牆上。

第三章 他說他怎樣拜謁他的岳父

那天下午我便獨自回到劉店，怕你們大家見我不在亂起來。兄弟，我記得我回來讓你們吃了一驚，尤其你們夜裏犯事得三位；大家圍著問我做什麼去了，直到現在纔回來。我向大家撒謊，說我在營部裏讓擔攔下，鬼混了一夜。大家覺得這並不希奇，便散了開，各自幹各自得事去，那時只有你們三個還在屋裏，一個拄着一條腿靠住桌子，一個攏起手挨住左邊得門扇，至于你，便懶懶得斜着眼靠住右邊那一扇，都等我說下文。我也想到你們絕不會信我告訴大家得那一套鬼話，我瞧見你們在捉鬼弄神得擠眼睛，碰膀子；我猜透了你得心眼兒，你們當我把那女孩子藏在暗處，獨自受用了呢！幸虧我平日爲人忠厚，你們還不敢往過分得地方想。

「你剛從營部回來，排長？」你頭一個開破口了。

「是得，我從店裏營部回來；」我老起臉皮，一板三眼得道：「難道你們疑惑老哥不成？」

不說你們自己幹了禽獸得事情，反往我身上栽樁子，真是相處了幾年得好弟兄們！我攪了你們得興，三位兄弟給我一個大包涵；不過你們違了軍法，我該怎麼辦？弟兄們總該曉得我向歷得爲人。我勸大家還是少張揚一點好，也免得上頭耳朵長，查下來，你我都不便交代。是不是你說？」我專把你挑出來，你這渾蛋！

「那女孩子哪？」另一個弟兄死七捌裂得問。

「那女孩子是你問嗎？我勸你少問爲妙！你難道還想她活轉來，媽得由你再糟蹋？我轉過頭又向你道：『看這傢活媽得誰沒有一個姐姐妹妹？』」

「排長話對！」你向他們擠眼道：『只是排長真剛從店裏來嗎？』

這一下把我逼住了，對自己也不敢信得太利害，嘴裏只含含糊糊得道：『怎麼？』

「回排長，你回來半點鐘以前，」你立直向我行了一個軍禮，媽得我真恨不得當時，一脚把你踹出窗子去！「營長大人親自到這兒來問了你一趙像有話同排長講。」

「我？」這真毀了！「我哈哈，聽這個笑話！哈哈，真有這巧事！哈哈，哈哈。」

「嗎？」你們瞪起眼來，心却踏了死地，我得笑掃掉了你們得瞎思索。

「嗎？」我笑得淚花都濺出來，「我打發了那女孩子，怕你們火氣還沒有下，便到劉副官那兒胡鬧到現在，我倆都聽見營長帶着護兵走出了店，媽得誰想到就專爲找我哈哈，哈哈。」

「哈哈，哈哈。」你們也跌腰笑着。

「哈哈，哈哈。又得累我跑一趟哈哈，哈哈。」我一直笑出屋，笑出衚衕，笑死你們這三個大渾蛋。

營長手裏摺着兩張中國銀行票子，正往一個大紅封套筒進去；他喜迷迷得看我在門前行完了軍禮，掂着牠道：「猜這幹嗎的？」我搖了搖頭，回說猜不出。他接着道：「我給人送喜份子哈哈怪不怪？」

我答怪；問他送誰。

『你聽我細說；』他拿右手二拇指拍着左手心，半莊重半玩笑得道：『這有一個道理。昨天我偶然聽人說，這裏鎮上有一家土財主，要在明天嫁姑娘，當時我也就沒有分神；可巧劉副官今早進省，見師長催關這兩月的餉，這一下子觸動了我的靈機！着咱爲什麼不這麼一辦哪？就是我向這位土財主送上兩塊錢的喜禮，親近親近。你不要以爲我是村頭不！我這買賣有賺頭兒。既然咱營長肯下就賞他一個大面子，他無論如何也得請咱去吃一盅喜酒呀！反正閑着沒有事，總得尋一個嗎兒的來開一開胃口纔好。不過副官們前前後後都進了省，上了縣，這件事情又得謹慎些，所以我就想到你去送禮。』

『可是在鄉下兩塊錢得禮也太重了。』

『排長，一點也不重；我還嫌不過意哪。兩塊錢換二千，這真是再輕沒有了。』

『兩塊錢換二千！』

『你真是有名的老實！你到他那裏看一看風水，可多可少，咱們弟兄這月的餉不就有着了落了嗎？』

「營長真高！」我口頭捧他天來高，心裏貶他到阿鼻地獄，這傢活！我接着道：「這傢活——他姓什麼哪？」

道：「這帖子上都寫明白了，你自己想法辦去罷。」我剛轉身出了屋，他隔着紙窗叫住我道：「他越裝得窮，纔越有來頭——你帶我的兩個護兵去罷！」

那紅封兒上寫着——

送

本鎮

章萬善先生

封內

名具內

助妝喜銀貳圓

這不是別人，我想正是我女人得爹，誰也猜不出當時我那份兒得意，無巧不巧，便都巧在我手上。我從下馬椿回來，惟一得公幹就是探聽她爹得消息，丟了女兒以後得情形；最讓人覺得詫異得，就是這位老先生彷彿啞叭吃黃連，毫不見什麼動靜，真不知道他暗裏搗得那種鬼。天下誰見過這種怪事，失落了女兒不出尋人帖子？他自然猜不到事情會無中生有，意外有了意外，核桃外頭還貼着一層綠皮，我會是他得尊婿，一個窮浪當得大兵！不過我既披着老虎皮，便裝着閒人前去，代他老人家着急着急，露點兒風聲，探點兒口氣，還不算不算。如今却真成了天意，要和好我們這一對冤家似得，不知從那兒刮了一陣仙風，將他嫁姑娘得喜事，像錯不錯，吹到營長尖耳朵裏頭，而我們這位營長又——妙絕！而我這位差遣官——妙絕！

不過在這中間，我倒並不想去打抽風，我是老實人，營長得命令我看勢能來就辦，章老先生和他親家起了什麼糾葛，我能和事，就給他們鬆一鬆繩頭兒，人家明天娶媳婦，你把人家媳婦在嫁期上來一個窩藏，騙去男家得財禮，告到官裏也夠出落得呀。在路上我想着左

左右右，爲我這位明正言順得老丈人真是捏着滿把汗；說着說着，領路得本鎮人就將我們引到昨宵我走過得小巷。我同兩位護兵彼兄此弟得說笑着，存心要把人家喜酒喝一個不醉不休，一直來到一家門前得石階下停住。這正是我女人拚死不入得棺材蓋。却怪！門前還是冷冷落落，同墳地一樣。

領路得指給我們這家就是那姓章得，然後向我們討饒道：「老爺，我是在這鎮上混事的，諸位老爺在本地面歇馬，我應分伺候；不過諸位一高陞，我就得扭身來恭維我們地面上的財神：所以我想，諸位現下大概不用小的了，可以放我走罷？」

我問他這家究竟有人沒有。

「噫，有人！不久我還瞧見他親家帶着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奔向這裏來哪。諸位敲門罷，進沒有錯兒。」說完了，他便夾住尾巴，轉進別一條巷口。

我們砸門：我們砸門，我們又砸門。

門道裏起了腳聲；隔着門縫有人向外送氣道：「誰呀？」

「我們！」

「你們誰呀？」

「我們自己人！」

「什麼，自己人？你不是小銅娃嗎？家活好，這裏正辦不開手哪！你帶了多少人來？今天非得栽他章老頭一個跟頭不可！」

門後那位一面說着，一面就聽他移頂門柱，下門拴，耷得一下把門開了。他剛要關門，我們緊跟着就跨了進去，嚇得他沒命得叫了一聲：「哎呀！不好！」不等我們來攔，他撇開腿就向後進去了。接著便什麼也沒有聽見，一會兒便哭得叫得，跑得跳得，砸傢活得一齊都來到我們得耳朵，一會兒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只不見有人出來招待我這位大差遣官。

實在等不耐煩了，瞥見門道旁凹進一間小屋，裏頭發出吱札吱札板子壓得直響得聲音，有一個護兵就進去了。跟着就聽見：「我得媽喲！」隨着這還沒有噎氣得肉麻調兒，主兒得小辮揪在護兵手裏，從屋裏捧盪了出來，跪在我面前，喊：「祖宗饒我狗命，我帶你們找主

人去！

我和顏悅色得叫他不要害怕，說我們並非搶犯，是本鎮吳師長營下第三營白營長派來走情得差官。我把名片遞到他手裏，吩咐他拏穩了，稟上章老爺，我特來拜望他。這夥計一聽我們是來做客得，又是營盤上得，便體面了許多，高高舉起大長片子，跑進去報信。後來我曉得了他叫劉福兒，一個好夥子。

我們在門道又耽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看見一位五十歲得半白鬍子得土老頭兒，掬手呵腰，一路笑着迎了出來。我講他笑，其實誰也可以瞧出他這笑勁兒是恐慌從腮膀子裏擠出來得；可憐得人！他就是章萬善。他得小豬辮兒上頭掛着一絡索一絡索得蛛蛛網，額頭還沾着一分厚得地上得黃金土，小狹長袖兒往上挽起，這時趁着舉手下來，他趕緊把牠們一左一右得放下來。他客客氣氣得請我們在前頭走，自己尾隨着，一面叫劉福兒先跑向上廳打簾子，那小夥計神氣極了，彷彿有點兒故意得，向屋裏喊道：『營裏差官王老爺！』

廳裏得擺什，後來我纔知道，一大半讓他懂禮貌得親家砸毀。一小半在初聽我們來得

時候，自己給了摔一個乾脆。那領路得所說得一幫子男女親戚，半個影兒我們也沒有碰見，不曉得預先攢到那兒去了。我心中不覺起了三分哀憐我這位坐在下首得老丈人得意，他還在笑着！

「恭喜，章老先生！」我拱起手，先開了口。

「不敢當，不知大人到舍下有何貴幹，未能遠迎，恕悲恕罪！」他謙恭得笑着。

「那裏話，老先生太見外了；老先生在這一方急公好義，爲民之父，敝軍自從駐扎貴鎮，便久已聞說大名，真是十分仰瞻。尤其我們營長大人常想偷暇來拜謁，無奈軍務在身，爲了國家，便不顧得私情，所以老是錯過機會。這一次又聽得老先生得令媛即日就要出閣，機會不可再失，所以敝大人特地派兄弟——」

「是，是；」他不笑了，臉上老紋全抽在一起，嘴裏結結八八，趕緊打斷我得話頭道：「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我並沒有令媛——真的！」

「笑話！老先生這樣得喜事，平生也不過一次，何必瞞私？」我現在越發可憐他；「這就

是敝大人特爲小姐上妝得一點點意思，不要見笑！哈哈，不要見笑！

『這更不敢當；』他得大汗滴掛滿了又粗又長得眉梢；『小姐——不，女兒從前我到有一個——不過——她得暴病死了——』

話到這兒，我要特別先點明他屋內幾件引目得東西。靠東牆一連擺着三個黑粘油得大磁缸，上面蓋着石板，近缸底都鑿開一個如今擰住得大窟窿，旁邊還有幾口小缸，平地躺着幾根竹管。這自然是鄉下做醋用得。就在他剛咒完了我女人得暴病死掉，就見中間那一口得缸蓋自己活動起來，從裏頭送出了一個變了糟得聲音，把我們都嚇得一個好不輕。

『他……撒謊……』從缸裏來得；又像從地下來得。

媽得什麼？我一步跳到缸前，一面用手揭缸蓋，一面回頭瞥見老先生僵在椅上，臉都青了，氣也喘不過來。這時護兵過來已經掀開了牠——！就在半缸醋裏頭，淹着下身，有一個老頭子蹲在缸蓋底下。他嘴裏還讓着：『他撒謊！』但是一看有三個大兵站在缸得四圍，立刻胸脯也縮到醋裏去了，像宰了豬得喊道：『快給我蓋上呀！修修好呀！我跌錢不在匠底下

第一排第三個磚下頭呀！

這時候我想起來，肚子笑得還要疼死；傢活！誰也不給他蓋那忘八蓋子！好不容易他睜開眼睛，看清我們沒有惡意，便設法往上爬，這纔更缺德，你聽罷！撲通——撲通——撲通——最後：『修修好罷！這醋浸着人不是好玩跌呀！』我實在看不過眼，和劉副兒把他從缸裏死活拖出來，醋淋淋得，滿地都灑了一個溼，他還不住抱怨道：『你們笑罷！這纔可笑哪！藏在醋缸裏頭，多可笑！——不，老爺們，幫一幫忙！我剛僥倖見他們也都照我樣子進了缸哪！』

從左邊缸裏，我們撈出他得老婆；從右邊缸裏，他得兒子。

等他們借了幾套衣袴，在客堂裏間換得時候，我仍轉身到屋裏，接住章老先生得話頭道：『照老先生講，令媛早已去世，不過這明天得喜事又怎麼說哪？』

『回軍爺，』他這時又羞又惱，加以性情素來頑固守舊，話所以講得非常冰冷乾脆：『明天我家絕不辦喜事。』

『你得辦，你這老鬼！』我們那位親家不知怎麼耳朵尖，從套間跳出來，又打斷了我們

得話頭；他得樣子挺兇，話是一氣而下，讓人攔不得。『你明天不辦喜事，那我哪？狗口跌我要媳婦好，好，咱們今天得把話說明白，當着這位總爺面前，求個公正是非。總爺，我姓黃，是離這兒不遠牛莊上跌地面兒。也不知是那世冤家，我生了這兒子，詩書易禮，無一不精，風裏光湯，我弄不來跌事情，他都弄跌來。』（他推着那位醋漿令郎到我跟前，說實話，這位令郎沒有麻子，也不是拱腰，也不是瘤子，可是和我女人得意意思都一樣。他是太不漂亮了；我女人自然一生沒有見過他，不過她總信我得。她說天下再沒有比我長得好得。）好，我滿心滿意要弄一個好媳婦，家裏也正缺口人使；倒了霉，左不右不跌就相到了他家；倒了霉，他家也就答應了。看八字，換喜帖，下紅定，萬消停，千妥當，眼看到了明天就要打轎相迎，他忽然今天一早打發人來送信，說他姑娘急病死了。總爺，你看這出奇不出奇？這裏頭一定有花頭，來跌也太希奇古怪不明白。我們一家大遠跌趕到這兒來，不爲別跌，也得讓我們懔一懔我媳婦跌屍身，這纔能令人心服到地呵！總爺，你猜他說什麼？他咬定了牙，說他姑娘前夜急病身亡，因爲鎮上如今不安靜，便昨天不勞神鬼跌私下埋了。埋了；摸到他驢口跌口眼子裏，問他埋到那兒，

他也回不出個所以然；問他爲什麼不早報我一聲，他反栽個來不及；這樣那樣，沒有一樁牛頭對馬面。總爺，這裏頭有花樣，不知他怎麼悔了心，攀上什麼高門子，把女兒窩藏到那家土堂子，給我個照面不知情。好呀，總爺，這還虧了他一縣出名跌書香人家。別臊他祖宗跌臉了！如今總爺來跌好，請給我個公道，判個誰是誰非；我不要別跌，只要我那親親跌兒媳婦！總爺不是來吃喜酒麼？好好，我回去請總爺一席，不過我得先求個公道！」

他手爪齊上，沫花四濺，說完了，順着屋子大步轉來轉去，也不管他媽得醋水從他衣服上滴了一地，活活把我丈人氣死，瞪着兩隻眼睛往外冒金星子，乾噁着人家把他什麼都罵出來。我這時真從心裏可憐他。我過去拍他得肩膀，和和氣氣問他這可是真得？

「不，她——她——實在——死——急——症！急症！」老頭子頑固得真夠格兒。

我丟開他，過去拍拍那位親家肩膀，說這姑娘既然死了，他可否另相一家兒媳婦，天下女孩子反正是螞蟻一般多。

「不行！他家得賠我一個，非原人不要！」

我看他們都硬住死路上走，不通情理，只顧自己，便退到正座上坐定，高聲喝道：「這種事情，原不是我們軍人所應過問，不過照得本軍所到城鎮，應有維持治安，保護四鄉之責，既然有這種事情發生，自不得不狗情下問，聊盡本分。然而兄弟只是一個粗人，不理文墨，說話難免不合人情，這還得兩造原諒。」

『照黃地面得口氣，娶媳婦只爲僱個丫頭；

『照章老先生得神情，嫁女兒也不過是死條牲口；

『依兄弟看來，冤家可解不可結，從前大家既錯，現在改悔撒手，也還不算遲。否則你告他一狀，他遞你一呈，耗財傷神，你兒媳還是弄不到手，他女兒也難得再活，豈不兩空？

『不過我原是軍人，這種事情也不該多管，如果你們兩下願意，儘可以告到縣裏，聽官解決，求個你死他活；到那時你再想找兒媳婦，怕沒有誰家女兒肯來送死，便是他得家聲不用提，也一敗無餘。話既到此，聽不聽由你們，不過我今日原有公幹在身，湊巧兩位老先生都在一家，我還是趁早交代我得公事要緊。」

『原來我們全營弟兄，聽說兩位老先生在這個年光點兒要辦喜事，便商量下來，交付兄弟來送上這一份薄禮，表示與民相樂得意思，順便討饒二位些喜酒，想來總不至于碰一鼻子灰罷？』

『好說，三位跌喜酒我應承，只要他家有女——』

『既然黃地面肯一力答應，體諒我們爲國奔走征討之苦，兄弟真是不勝感激；』我這時倒很高興他自己來上籠頭，免我良心不安；『不過合營弟兄要上千上萬，打攪起來太過意，老先生設備上也不方便，依我看，倒不如痛快賞他們些酒錢（他得臉白了）讓大家好領情。這數目大約總得四千，兩位老先生就好歹平分了罷。』

『我跌佬佬！這——這——』

我那兩位夥伴並着肩膀，在門口一站。

『我跌祖宗！這——這——不過他女兒既然說是死了，那我也就忍了。』

『不過你方纔答應了我們得喜錢兩千——』

「兩千！兩千！我跌媽呀！這一世我也沒有見過半個銀錢呀！」他急得抓住三根黃毛得小豬辮兒，眼睛發楞得望着兩位門神，跳着腳和蛤蟆精一樣；忽然他好像想過來了，一手牽着半走半退得老婆，一手推着面無人色得兒子，圍住我跪下道：「大王爺饒了我們，一輩子也念大王爺得好處；我得窮人人人都知道，天也知道——」

我半天沒有提及章老先生，其實他心裏是又恐慌又高興又——簡直楞在椅子上，咧開老癩嘴，找不出一句應說得話來；不過這時他夾在中間來了幾句，不知是痛恨哪，不知是賣朋友哪：「你窮？你窮？我還不把我女兒許給你哪！倒免得我家破人亡——」

我拉起跪在地下氣得要死得黃地面，一直拖出屋子，安慰着他，說我有兩句逼祕話同他講。他求我不要信他讎人譏謗他得話，說他是世上再也沒有得窮人，簡直比化子還不如，還拏他祖宗來做證見。我大大得安慰了他一陣，然後和他咬耳朵，說出以下得話：

「老先生，我明白你得起家不易，不過我也不信你會比要飯得還窮，你得錢在匠磚底下，對不對得？得，別強辯；你要不認賬，我再告訴你牠是在第一排第幾塊磚底下，好不好得？」

你我心會就是了。我讓你出兩千，這不過是爲你儼人聽得，其實我們營長很明白你得底細，也原諒你得爲人，所以我說你掏一千好不好？得，得，別下跪！你聽我說，你現在得倒霉自然不用提，娶不着兒媳婦，還得賠下千十塊現大洋；然而你想，萬一軍隊弟兄們一不穩，說變就變，那時不單拆了你得匠，連你得妻子也要拆一個東離西散，永不見面。所以我勸老先生還是再三思索爲妙。

『至於同章家得親事，我也略略聽說一二，告訴你實話罷，他女兒並沒有死！你別叫喚！我告訴你，她沒有死！不過我勸你也就拉倒了罷，那門親事也做不上什麼好處，第一他就根本沒有嫁裝，這是實情，你進來看見他什麼箱子櫃子嗎？沒有！我說沒有。再說你打碎人家得傢具，告到官裏，你還得照件兒賠。第二，我索興再告訴你一個逼秘，風聞他家女兒讓不知那兒來得一位弟兄——你明白了罷？』

我連唬帶哄，軟裏硬，剛中柔，把這位倔老頭兒弄得也沒有可說得了，只求我不要向人說出他那藏錢得地方；我自自然滿口答應。這樣鬼祟了半天，我就同他回到屋裏，請他稍爲再

候一下，然後我把滿腹疑團得老丈人也請到外頭牆陰，先抱歉我們來得不湊巧，隨後把我解紛得情形告訴了他，問他我得辦法有沒有傷了他什麼。他流着老淚，使力搓住我得手，說他記住我一輩子得好處；並且說我是他天上飛來得恩人，能這樣保全住他得家聲，並且求我永久替他瞞着這個恥辱；又說我自己一人什麼時候到他家來，他都歡迎，只不要帶隊伍上人來搔擾。我問他女兒是不是真死，他呆了半晌，嘆一口氣，說有話以後慢慢再細談罷。

進到屋裏，我向兩個護兵道：『黃老先生已經恩准賞與弟兄們慰勞費，這時天不早了，你們不用跟我回營，就一路保護着老先生家眷到了牛莊，鎮上遇見守崗得弟兄們，吩咐他們多來幾位陪着，好好護送老先生到家，萬一出了參差，路上有什麼危險，惟你們是問。我這兒自己去見營長，報告一切，好再會罷，小心風緊！』

黃地面臨行又同我咬了一個耳朵，囑咐我不要講出他匿下得東西，我千肯萬諾得發了一個大惡咒，然後他纔放心又不放心得，跟住垂頭喪氣得家人，讓護兵押走了。我這時第一次聽見我丈人得老臉上露出來笑，那真心誠意得笑紋兒。我向他討了一杯體己茶，將喜

封裏得錢取出一塊硬賞給劉福兒，做一個面子，也就起身往店裏營部來。見了營長，我一五一十把可說得都說了，惹得他捧住肚子直流眼淚，誇我真能耐，該記一大功；卸了自己得干係，盤旋到六點鐘得光景，告辭了這該槍斃得，我便心急如箭，奔往下馬椿，去過我和玉姐頭一宵得恩愛。

第四章 他說他們頭宵的恩愛

那店房裏只有一盞氣死鬼得菜油燈，線搓得芯子，浸在一個破了半面得碗裏頭，這碗又放在匠頭牆上挖得一個小四方窟窿裏頭，所以於其說燈把屋子弄亮了，倒不如簡截說天外得月亮穿過破窗子，照得屋裏清白。我輕着脚步進了屋子——噢！我得玉姐！她靠在椅背上，呆呆得發着癡，頭垂在胸口上，連我進來也沒有覺得。她忽然擡起頭，瞧見了我，驚得悄悄得叫了一聲：『有德！』立即撲到我懷裏，嘴上不知唧噥些什麼。我舉起她得頭，映着月光，她得兩道眼淚直忍住往下流——怎麼她哭了？我摟住她，問她有什麼委曲。

『我高興得哭了！』她把我拉到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坐在挨近得匠沿上，拾衣襟揩着眼淚，帶笑得向我道：『我真怕！天也黑了，我以爲你不來了呢！要是再一會兒你不來，我——我借東家得火，親自給你做了幾樣菜，擱在這裏也早涼了。』她下匠用手揭開桌上覆着得毛

巾，露出四碟菜來，然後失望得道：『這樣晚，我怕你用過飯了！——什麼還沒有呀！』說着她立刻跳出屋子，留下我糊裏糊塗得等着；一會兒她滿臉喜色得回來了，端着一盤饅頭，後面跟着店東，捧住兩大碗細粥。他問了我一聲晚晌好，說用他時候只要叫他就得，臨走時道：『天不早，喫完飯你們也該熄燈了。』

我過去把牆上得油燈拿下來，從地上檢起一塊小磚頭，把她墊起攔在桌子上，便坐好不顧冷熱得大喫大嚼起來。喫一口我誇一口菜好，她站在我身後看着我舉筷子，放筷子，只是微微得笑。忽然我想起一件要緊事情來，問她吃了晚飯沒有；她冷冷得謝了謝我纔想到得好意，說她像有點子餓了呢，因為她等我一同喫等到現在。我罵我是笨驢，趁着沒有人，親自喂了她一口，（真得！兄弟，我不撒謊）用筷子，於是我們說說笑笑得喫起合寶飯來。

『你同他正是一對子哪！』我故意端詳了她半天，弄得她臉紅到耳根後頭，疑惑她身上或者衣服那兒出了錯，然後有意無意得道：『我指你那黃家得女婿。』

『什麼？我從來沒有見過他！我也不要見他，和他爹一樣，人人知道是地痞子！』她昂起

頭瞪了我一眼，忽然停下筷子問道：「怪呀！你怎麼認得他呢？你們在那裏見的？」

我說我玩了一下午得好把戲，並且不單見了他，他一家人，而且連她爹都見着了。這讓她越發喫驚，半信半疑，求我住下說一個清楚，不要把她攔在霧裏頭。這時我飯也喫完了，心裏想着那醋缸得笑話，不禁未說先笑了一個暢快。她沉下臉問我是不是笑她得親老爹；我說難道笑他就不該嗎？

「不該！」她鼓起小嘴，搖着頭，教訓我道：「他是我的父親，也是你的哪！而且——而且你偷了他姑娘，還要背後笑他老人家，這也——」

「得，得，好妹妹，我認錯！算你有理！」我站起向她行了個軍禮，接着道：「不過我笑得並不是你得，是他得爹哪！至於我們的爹，我却真可憐他哪！」

「你可憐他？」

「不，我說我救了他。」

「你救了他！」

我怕真急壞了我得太太，趕緊接着把當天下午得事，詳詳細細，有聲有色得告訴了她。她靜靜得聽着，却不像我那樣得有興趣，講到那些該笑得地方，她卻一點也不笑，彷彿更傷了她得心，媽得！可是等我講到替她老子解了圍，這一點不可笑，媽得她倒嘴兒顯出笑得樣子！我說她和我們不一樣，什麼事都和別人兩樣看法；你聽她答話罷：「是呵，我的有德，你是兵；不過我是人，還是一個女人呀！」

「哦，有德，不要爲我這句不知輕重得話生氣！」她見我站起來，立即過來捧住我得手，問我是不是生了他得氣；聽我笑着說不是，她便回身坐在我離開得椅子上，看我在她面前來來去去得走着，於是一手握住他得瘦腳，極動心得道：「呵，有德，但願你我一輩子和好，不像張三李四家的終年吵鬧呵！人家打鬧還有可說的，那是爹娘給他們撮好底對頭；不過像你和我也要常別拗，那纔見不得人，對不起各自的良心呢。並且我這樣不光不明，不正不經地跟了你，埋頭藏身，你要再有一個長短折磨我，那有德，我真不如死了哪！」

「好人，你聽我說，從昨夜到這時，我不知想過幾趟死哪。你不要驚；不過爲了你，爲了捨

不得你，我便打斷了這種壞念頭；這是壞念頭！你個覺以前，我把心上想的都說給你聽，以後我便什麼都歸了你了。不要瞧我是一個寸步不出家門底女孩兒家，不懂天下的愁苦，有德呀，就光爲我自己的愁苦，我也不記得死過去多少次哪。

『我小的時候，日子過得也不算不快樂，家裏除去我頂小，還有一個比我大三歲得哥哥，在我十歲的光景，可憐他便病死了。爹頂愛他，看做活珠子，不到五歲大，就請一位老先生來教他識字，唸孝經；這樣到我七歲的時候，便也得爹的允許，跟着哥哥走書房。從我會爬起，便常聽見爹說我是賠錢貨，自然我不懂那怎麼講，不過姆同媽聽了，總要把鼻子擻得天來高；這個我想，自然是爹不大愛我底緣故了。鎮裏男孩兒們，爹從來不許我和他們一塊兒玩，我也覺得他們野得可憎，就是女孩兒們，要是我和她們來往，也得經過老人家的挑剔。這樣我便一個伴兒也沒有了。不過究竟有一個親哥哥，便比連這個都沒有的總要好得多了；我們有時可以在一起，不過他打我，逗我哭的時候最多，然而就是這個爹也不大歡喜的；他說這樣在一起能害了哥哥的長進。姆和媽外面是一樣看待我們，心裏却疼我利害些；哥哥

常爲這個不美氣。她們便對他講——這時我就坐在姆腳下的麥團上，她拍着我的小頭

——我在他家終于不會待久的，所以更該疼些。我奇怪爲什麼，後來哥哥也許因爲夏天喫東西不小心，肚子疼不到兩點鐘，滾在地上就噓了氣。我們都圍住他，爹抱住他大哭着，說爲什麼天不睜眼偏偏要了他兒子的命；我哭得更傷心，因爲我清楚以後再尋不到一個打我底好哥哥，好伴兒了。從此爹總是躲着我，看見我彷彿看着沒一張有字的白紙；姆和媽情知我的命苦，便老把我從爹面前藏起來。

「噢，有德！我從小就覺得活着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，簡直還不如死！我只見過哥哥的死，他死了便再也沒有在書房罰跪捱手板底苦了；不過我只這樣想，却從不敢去死，因爲實在，哥哥滾在地上亂喊亂鬧那種難過的樣子，真寒了我的小膽；而且有姆在，究竟比連一個兄弟姐妹都沒有的強，再說老人也真愛我。你聽罷，糟心的事就都來了。不用說，教書先生和哥哥死差不多，給辭掉了，從這時起，我便跟媽學針線，挑字繡花，除此以外，我只坐在姆屋裏窗底下，望着外頭種地趕集的男男女女，別是一種天地，好像在那亮太陽下頭，讓野風刮着，

有許多我想知道而又不敢去知道底東西。姆一天到晚給我講那一個老講不厭也說不完的故事，就是長毛子。她原是說他們怎麼怎麼的殘忍，放火殺人，却不想倒成了我夢裏的英雄。每早我還得爲燙腳，裹腳，這些活罪，挨一頓打和罵；姆和媽什麼都可以寬容我，只有這一件事上却非得照辦不可，好像這些不是我腳。」她把垂在地上得一隻腳彎上椅子，嘆了口氣，把桌上我剩下得稀飯喝完了，接着講道：

「我十五歲那年冬天，爹從外頭回來，讓媽把我叫出去見一位客人，還要打扮周正些；我心裏想，爹的疼我底意思了，便不禁腳輕身重，暗暗納罕高興。那位客人是一位極不入目的士老頭子，翻起兩個老鼠眼，直上直下的打量我；爹給我說：「這是牛莊的黃老伯。」後來，哎呀！我才慢慢東聽西聞，曉得爹已經把我許與他家兒子，只有半年就要娶了。我的天！這一份家就夠我受的，平地再換到別一個家裏，半個相識的人也沒有，說是爲我好，而且爲我一輩子好，算了罷！我不情願嫁。可是我這話對誰也講不出口，眼看嫁期就要到了。」

「我說過姆頂愛我，其實倒不如說我頂愛姆。我從來晚晌總是同她老人家一匠睡，自

己也不知怎樣的，離開了姆我便要哭鬧一個不休，姆說和我前世有經法，得了這麼一個比兒子還孝順的孫女，爹越在我們面前，他老人便越發誇我，弄得爹總是哭不成笑不成，一聳肩膀就走。好，出嫁的日子近了，夜裏我便常留難在姆枕頭上，偷偷地哭，等她問我爲什麼，我却也說不出一個道理，只是哭；姆後來猜出我的小心眼，罵我別發傻，出嫁就好了。我說不願出嫁，那裏全是生人，尤其我不喜歡——這是真的——男孩子；姆說這是爹主張：我說爹不疼我，幹嗎管我分內的事？姆打了我一巴掌，問我還敢忤逆不。這一來我哭得更利害，更委曲，求姆陪我一塊兒出嫁，一輩子跟着我；她嘆了一口氣，親着我，說我是好孩子，只不要胡思亂想。

「第二早晨吃飯時候，我不識高低，冒着膽子，小聲問爹可否答應我一件事。爹這時見我忽然撇開孤拗性子，開恩和他說話，自然有三分高興，便和聲問我要什麼東西。我就說這是關於我出嫁的事情。好話剛出口，媽先罵了我一句不知羞恥，壞他的門風；姆拿住我的小手，問我這兩天是不是有些發了瘋；爹却抱着肚子把飯噴出來，說這是姆教出底好孝順的

古董不過好歹我總說了我的想頭。就是非姆跟我一同嫁。我絕不離開姆一步，打死也罷。果然爹聽完了，把我打一個小半死。

「不過人是我的。我便不管來客生熟，那門親戚，見了就告訴我這主張。人人問我爹。這是不是他的小姐。然而我決定下來，便誰也移不動我這死心眼。」

「姆向爹哭，說是她害了我，後來却說他害了她；

「媽裝聾子；

「爹天天同姆辯論是非；

「結果：在我出嫁的前三天，姆忽然痰湧上來，氣絕過去，就讓我抱住她怎麼哭怎麼喊，也哭喊不醒來。我的婚事便由爹做主張，按古禮延了三年。唉，謝一謝姆哪！」說到這兒她停住了，眼睛花花得流着淚，頭撲在我懷裏，一時都沒有話說。我問他要不要水喝，他擺一擺手，讓我吹熄了燈，免得店東來麻煩，她自己好往下講。我照樣辦了，屋裏只有清涼得月光映着黑屋子，這兒一朵白花，那兒一朵白花，襯着透亮得窗紙，反而覺得更好。我並肩挨她坐下，聽

她接着道：

「現在什麼疼我的人也沒有了。我成天呆着，坐在那窗下姆常坐底軟椅上，看着那些不認識又像見過底過往生人，自由自如地在外頭溜達；就是這時候，我頭一回想到尋死。然而日子久了，對於姻呀，嫁呀，我也就慢慢淡下去了。媽像有些真疼惜我，常常沒有事便來伴着我，這樣倒讓我們娘兒兩個更接近，更明白了許多；她勸我往開裏想，不要老一死地記着她，這也不濟事，也白糟蹋精神。我從前愛姆，愛得要死；這時我却又愛上——不，我什麼也不再愛了。有德，你信我，從此我再什麼也沒有愛——我——我如今只愛你！不過那時無論誰要在我面前提起黃家來，我便爲暈過去，真的，有一次我暈過去，爲——爲我不願意嫁！姆是他們氣死的，至少他們脫不掉干係；一提到他們，我就要想到姆死時那份神情，真安帖得怕人！這三年裏頭，我學了不少乖，曉得做媳婦起頭是多個苦，到了婆家是怎麼的不自由，而且他——那孩子，你明白我指誰——在縣裏怎麼和他父親一般壞；那些更叫我提起嫁就害怕。我那時又愛——愛一個孤呆呆地坐着！一家人都沒有法子辦我。」

「慢慢我年幾大了，心也開了，傻也就更傻了。眼看姆的三週年就要滿，我的命從此也就要定下；我說不出地怕，如今却沒有一個人幫我了。我想也嫁好，爲了這麼一件小事，惹得家裏雞狗不甯，都和我做對，也真不值得。在這家或在那家對我又有什麼分別？這正和那捱宰底羊一樣，頸子讓繩套住，綁在凳子上，叫喚也是死，哼唧也是死，不叫不哼也是死；我叫夠了，把人的耳朵都吵聾了，然而，唉！沒有人肯下睬我。我這樣想着，一直到嫁前的第四晚晌，我聽了一件新聞，把我引到別的念頭上。這是縣裏某家的小姐，背着爹娘，夜裏跟人跑了。好！我想，我何不帶着——我說帶着錢，你別瞎猜——錢，趁着人不防鬼不備跑了呢？怕什麼？反正是比嫁到小鬼家裏強！而且離了家自由自在的，該多好呀？我平日看着男男女女在外頭來來去去，真夠這時引我冒險的。我決定第二晚晌便同——我說帶着錢——偷偷跑掉。」

「哎呀！這幾個月鎮上天天鬧兵嚷兵，家家都掛在嘴頭，記在心上，我却偏偏就把這個忘掉，一點沒有想到。」

「天黑了，我從院子後面菜園的籬笆底下，檢那破開容我身子的地方，躺下爬了出去；

胃裏胃失，順着牆，摸見牆角就轉灣，心裏跳得要死，我又怕遇見了人——不單熟人，生人我更怕呀！轉了幾個巷子，我不知不覺便後悔——然而也晚了！我正在探頭藏身地不知往那裏走，便見從別一條巷口迎面轉出三個人影呀，我的有德，我還沒有躲開，就聽中間有一個人問我是誰；我嚇得渾身發抖，不敢答應。他們過來了，不等你拔腿向後跑，把我和我的——我的錢，我說——唉，什麼也完了！後來事情不用我說，你也知道了。

『說到爲什麼我跟你，一個生人，這個我却不知道；不過我是誠心實意地愛你，這個你也用不着疑惑。想一想我的難處，當時的獨立無救，和我的恩德。再想一想我的怪脾氣，和你那種——我就歡喜這個！從昨夜到現在，你離開我一回，我便想尋一回死，真的，我想死哪！雖然我心上明白你不會是壞人，不過究竟我少見世面，對你有一點不放心——』

我向她發了一個大誓。

『你不要再扔掉我，有德，這世上我就有你一個好人；我愛你，也要愛到死的！』

我把他抱在懷裏，揩乾了她的眼淚，讓她不要再存一絲得惡念頭。放心同我過活一輩。

子，平平安安得。等她也過一些，我們就商量以後該辦得事情；我說我在軍隊上，這兒不能常來，她在這店裏，離我又遠，孤單單得也兩不放心，總得謀一個萬全之策。她靠住我的胸脯，仰起頭，聽着我，說她一點不懂事，隨我怎麼好就怎麼辦。我說這最好，那麼，我得主意就是我們一同求爹去。

『見我爹去？』她跳開我得身子，驚得叫道：『做什麼？』

『你看，玉姐；』我過去捧着，她得一雙，哆擻得手，彼此靠着桌子，在月光裏站着，我向她解釋道：『這很清楚，就是世事逼得你我非走這一條路不可。我意你，不過這樣鬼鬼祟祟，苟苟且且，我想你我都不爲願意老這麼下去；在這兒，你見不得天日，我走了，你更要不得了；在那兒，他們總是你得親人，即讓他們不給你好，也總不爲給你壞；我也可以體體面面出出入入，免得瞎操心，害相思。再說我一時也不能扔下槍桿不幹，送你回我得家鄉；況且在小店住着，萬一出了意外，讓你爹娘訪查出來，終久不是了局。就是爲你自己設想——』

『算了，爲你自己設想！』她哭了，要摔開我得手；『你只爲得好離開我——我要見不

着你！

「不，你爹待我很和氣——」

「噢，噢，我要見不着你！」

「媽得！並且以後要是你有了孩子——」

「我？我一輩子也不要那東西！噢，噢，你不是好人！」

「去牠媽得，你不要孩子，那麼你是說連我也不要——今兒晚晌？」

「不，不，你別扔下我！不過——不過——我不要那髒東西！」

「媽媽勁兒！我真不愛見這樣！一句話還沒有說定，便哭鬧個——」

「什麼，你不愛我？」

「我愛你；」我口氣和平了，罵自己渾蛋，頭一宵牠媽得就同我女人吵嘴；「可是你哪？」

「我——我——」她也認錯了，正要往我跟前湊近，就聽見院子起了脚步，真夠瞧得！

這時還來打攪。

我問是誰。

「我呀！」店東得細豬兒得嗓音；「我聽着你們夫妻說話的聲音很大，怕出了毛病，又聽着彷彿女人哭——不是嗎？」

我回說沒有事；她也趕緊破笑得謝他勞神。

「噢，這就好了，兩口子少吵鬧纔是呢！軍爺，我說你待女人要和氣些哪！」說着他忘八蛋就提踏提踏得走了。

我女人直直得站着，聽他腳聲走得遠到一點也沒有動靜，屋裏屋外靜得只有月亮得光像在活動着，樹枝子映在窗得白紙上，像聽新房子得男女挨擠着，然後喘一口氣，要暈得樣子，細細得接着前頭得話道：「我——我——我起誓再也不敢同你吵了。」隨後她像說夢話，在我耳朵邊幽幽得道：「要是你不能常伴我，怕我一人無聊，好人，我盼你給我弄一個

——弄一個小貓——小貓——黑的——大眼睛——白尾巴——耳朵還會動——

空白页

第五章 他說他老婆的重入家門

這三四天雖然風平浪靜過去了，其實我奔來奔去，真是兩地擔心。外面謠言一天一天得盛起來，活活把下馬樁也要捲了進去；有一次店家竟然問到我臉上，說劉店新近出了一件怪事，章舉人得女兒讓——他那尖嗓兒像錐子扎着我，眼睛閃閃灼灼得睜着——大仙藏起來，接去做了媳婦；我發狂得笑着，一直笑到他得鼻子縮進了房門。到了第五天得黃昏，我決心去拜望我那位老丈人，找一個機會來扯穿事情，便帶了一位沒有走過世面得弟兄，從下馬樁奔向劉店來。我說這位弟兄沒有走過世面，自然話講得並不過分，可是如今我也沒有工夫分身在這上頭，隨後自然就可以看出來。

在靜悄悄得章家門前，我那位護兵倚着牆歇過氣來，又猶疑不決得徘徊了半天，纔由我上石階去敲門；好容易裏邊起了人聲，門開了半扇，露出劉福兒半截身子。我問他主人睡

下沒有；隨後說營裏悶得無聊，到這兒來打攪半宵；接着我低聲告訴他有些關於他小姐得事情。這句話效驗很大，他立刻跑進去，嘴裏嚷着：『玉子有信啦！玉子有信！』將我們請進到院子，嘿！足有十來口人，男女老少擠在院臺階上，抑首翹脚，盼着我們這一對活神仙。護兵在後頭揪了我一下衣裳，偷偷得只夠我聽見得道：『我不敢——我怕！』

可憐得孩子！這些不過是好心好意得老百姓，要是上前敵，建功勳，那豈不要一見樹影就嚇倒嗎？——好，我向心神不安得章老先生道：『老先生，我頂怕在人羣裏頭談天兒，你給咱們尋一個清靜所在，細拉細唱不好？』他連聲應着，喝散開院裏得男女，領我們——我得護兵渾身發抖，可憐得孩子！——穿過小夾道，到院子後頭菜園子，在東牆角一個葡萄架子底下坐地。那位護兵獨自靠在架子裏頭深暗得地方，臉貼住黑團團得葉子，往外望着天上得星星，看他那份神情，好像連氣都屏住不敢喘，怕出來衝散了半空得雲彩，露出大月亮來照着了他。劉福兒冲了一壺龍井，提來爲我們斟，我讓他放下幹自己得事去，掃了他滿肚子要聽消息得興頭。我和對面坐着得主人，靜靜得都不知怎麼先開口。於是過幾句長短得

家常，我便結到他和黃家得糾葛上；他謝我前次爲他得費神，說那邊已經憑媒送還庚帖，這邊也退了定禮，如今兩家總算沒有關係了。我說這樣纔好，免得以後麻煩。

是呀，王副官；他沈沈得道：『這樁事把我麻煩了整整四年，有了這種不孝順的兒女！』我請他把前後得情節細述一遍。

『唉！王副官，我告你其實無妨，他飲了口茶，然後道：『不過這些都是中籌之言，請你千萬不要向外人講纔好。』』

我請他看我是不是那一路得小人。

『副官，我知道你不是，軍隊上像你的爲人真是很少；』等我謝過了他得謬獎，他接着便半冤曲半忿怒得講道：『凡天下爲父母的，無論爲好爲歹，一生總是替子女辛苦，像牛馬罷了；然而做子女的，却十有九個都總在爲老人添辛苦，加罪受。我的女兒玉子，生來就是這樣一個下流東西。你一定以爲我說得過火，其實只要你同她處上三天，便曉得她的脾氣是多麼怪誕，和普通的女兒不一樣。我是她的父親，說實話，我從來弄不清牠是什麼糖捏的麵。』』

揉的；我只覺得她不入眼。不過，副官，我也愛她，天下父母沒有不疼自己子女的，即讓疼錯了，究竟還是疼；就是這麼一個姑娘，我也不得不疼她。我有兒子，但是她的命硬，尅掉子他；請問我這份兒家，死後歸於誰呢？然而她究竟是我親生的，我自該疼她。可是我疼錯了，這不是說我害了她，是她害了我；我，你知道向來在這一縣裏要強好高，因為她這臨嫁一逃，害得我從此不能再見人！

『我告訴你，她是夜裏私逃的。』

『她的性情從小就怪，要愛上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，使得愛到兩下都拆了臺纔得完事——』

我打斷了他得話頭，因為聽見那位護兵低低得驚叫着，好像聽見了什麼異樣得東西，雖然他說得高興，並不覺察出來；可憐的孩子！我過去在他挪攏得身旁，問他怎麼了，他頭也不回，只捏一捏我，讓我不要管他。我走回原地坐下，請老先生再續下去。

『這種根性我不知她怎麼養成的，因為說實話，我很少同她在一塊兒過；她從小就跟

着家母，這種惡習性，我相信都是她老人家慣縱成的。家母太溺愛不明了。事情就是這樣，我爲她選了一門親事，就是黃家，這你曉得的；那時她不說不願意，却也不說願意；本來女孩子嫁雞隨雞，到了年歲給她尋一個男人，也不過就是那麼一回子事；只要門戶相對，錢勢兩有，兒女當歲，這便是最美滿不過；何況黃家小孩子還算一個可造之材哪？她既然不言語，做父母的自然看做她心上樂意；然而她不說願意，也不說不願意，却一死主張非同家母嫁過去不可，這成什麼笑話！起初我們還以爲只是孩子脾氣，撒嬌討老人歡心而已，豈知她簡直把心死在這上頭！如果是只讓家母送嫁，這也未嘗不可，不過她的真意並非這樣，那男家如何能夠應許？任我們什麼勸解打騙，都改不了她這種拗勁兒；隨後家母因爲這個，加以上些年紀，便在她出嫁的時候，讓她活活氣死——這完全和我沒有關係，副官，我敢對天明誓——我明誓！家母雖然有時不斷和我吵鬧，然而這引子還是她——她！」

「家母去世以後，我們也就由她任性胡鬧，看她的神情，安心針線，很像省悟過來底人，這叫我到也歡喜，心想過上兩三年，慢慢忘掉老人家，她便也好了。天下的事情正不是這般

如人意。這時又不知她從那裏弄來一個——你猜什麼？——不是別的，是一個——而且她又愛上這個！」

我抱歉又打斷了他得話頭，因為我又聽見那位護兵見鬼似得叫了一聲；我走過去，看清他在葡萄葉子裏頭直打冷戰，怕是受了寒。他啞着嗓音，頭也不回，說他沒有事，煩我不必結記他；聽見老先生向這邊的脚步，我急忘迎回去，說我這護兵害想家病哪。我們都忍不住笑了一陣，然後各自坐定，他仍舊接着道：

「副官，她這次愛的不是別的，是不知從這裏來得一個大野貓——貓，真的！她從來不肯說出這是誰送她的，把這當做命根子；要是誰把他藏起，或者怎麼樣，她能跟你弄死覓活，鬧一個天翻地覆，非得好好把這活寶貝親自遞到她懷裏，纔算完事。這種女孩子！她愛這貓就和愛她祖母一樣，簡直還要利害些；更可以講她寬容這貓，就是她祖母寬縱她一樣。喫人一桌，睡要一牀；誰要氣了她，她就抱住牠哭，訴委曲，比對她爺，還要親近。有一次我生氣問她，是不是出嫁上轎還要把牠像抱牌位地抱上？」

「你猜她答我什麼？真是失了王法！她說：『爹，自然哪！我同牠一齊上轎，要不——』我揍了她一頓，她媽數落了她一場；你瞧，她咬定牙關，不成還是不成。唉，我的副官，天下會有這種奇事，抱着一個黑貓——那貓是黑的，多不吉祥！——抱着一個白尾巴的黑貓上轎，這種新娘子！這比帶她祖母拜堂還要可恨！多麼丟臉的事情！男家絕不能答應，而且四鄉傳出去，這——這——副官，你知道人是雨點小雷聲大，三言兩語會把你毀了。我也猜出她那小心眼，活活來給我難題做，專同老爺做對；於是我就讓大媒往男家通融通融，好歹等他過了門，四圍物事一變，也許能改過這種怪拗脾氣。就在這夜裏，我向她媽說，如今這可沒有什麼周折了，回頭連她連貓都不見了！她媽見她屋裏燭亮着，以為她在趕作嫁裝，便沒有去過問；大家也都曉得她好靜孤僻，便更沒有人敢去打攪。但是夜深了，那盞燈還是亮着，屋子仍冷冷的；她媽在窗子喊她睡了罷，不見答應，便掀起簾子進去——呵！沒有人。我們想她素來安分守己，絕不會有什麼意外，也絕不會出了院子，而且大門是從裏倒鎖住的，怕鎮上的不安靜；過了許久，燈已經黯下去，但是她仍然沒有蹤影。我們點起燈在家裏四處尋找，唉！既然她決

心走了，那如何能尋得着呢？我氣得吩咐大家暫且睡去罷，明天再說；到了明早，我們便想到後面菜園子，怕多分是跳入了在那邊的井；正打算要叫人淘井，便有劉福兒從籬笆那裏拾來掛在竹桿上底一塊撕下底破布衫，正是她的。這顯見她是從罅口地方爬出去了。我吩咐家人嚴守秘密，誰要透出一個逃字，我就要誰的命；唉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哪？

『在如今這種亂哄哄的時光，就連我們大人出去還得加意小心，何況她一個單身的小姑娘，沒有思慮，抱着一個不通人性的黑貓——唉，副官不必提了！不必提了！』他長長得呼了一口氣，低下頭半天沒有擡起，他心裏一定是酸甜苦辣，有一種難向人表白得味道。他得嘴雖然硬掙，語氣自然有懊悔；他隨後低頭道：『我吩咐大家不必費神搜尋她了；既然她肯丟下我——我是疼她的，而且就只有她一個——不管，就聽她死活去罷。誰曉得她時在外頭——她媽雖然沒有說出什麼，不過哭哭啼啼，總擔憂——她從來還沒有出過遠門。』忽然他仰起頭來以雙眼盯了我一會，有聲無息得問我道：『我聽說你曉得她的下落，是真？是假？』

『是的』我答道：『不過老先生能否先回我一句話呢？』

『你要我答什麼？』他奇怪起來。

『這就是』我一針見血道：『要是令媛回來——』

『不！她死在外頭了！』

『那你簡直就不愛她！』我急了，覺得要壞。

『我——我——我愛她！只是，唉！我的——』

他剛說完那句『我愛她』，就聽見架子裏頭花喇一聲，像什麼東西重重得摔在地上；我們都嚇個不輕；我擎眼搜尋我那位護兵，我得岳爺爺！連他影子也沒有！我連跳帶躑，跑到他原坐得地方——呵，可憐得孩子！他直挺挺面向地，撲在架子外頭菠菜畦上，戴得那頂又深又大得軍帽，早滾在一丈開外。我從架子折斷得地方蹣到他身邊，一把扶起他，放在自己胸口，看他喉嚨一抽一抽得好半天，好半天，好不容易得他這纔哭出一聲：『我的爹。』

我想你大約早已猜到這是誰了，不過我那位老丈人心中滿沒有這樣快得眼睛，又是

在黑地裏。他站在我身旁直發傻，後來不知想到什麼，便改向前院去了；一會兒只見他提一壺冷水，拿着一個小白紙包，後面跟着劉福兒和一位老太太，三脚二步得趕來。他老先生以爲我得夥伴中了暑哪！不過究竟是年輕人心靈眼快，一下使看破我懷裏得女人，躡在我身邊狂喜得大叫道：「什麼！王子！這不是我們的王子？」

老頭還沒有掙下腰，就見她推開我在她胸前上下順着得手，跳過去，緊緊抱住他一條腿，哭着爹，求他饒她得死罪，因爲她知道她是該死得。他這一手撒了水壺，那一手丟了藥包，就像立在夢裏頭。

不過我忘了提到老太太，其實這勿需我廢話，當過媽得都明白這時候該是怎樣一個滋味；孩子出了錯，經大苦大難，疼惜還來不及——尤其是沒有人理得自己得心肝兒姑娘。不過我這位丈母娘却疼得格別，她飛過來坐在她女兒身旁，一手圍住她得腰，一手替她攏起散開得頭髮，口上百般憐惜話兒叫完以後，便出奇得問道：「喂，你得小阿，那黑貓哪？」

「他們——把小阿——踹——踹——踹死了！」我女人哭着。

「誰們我的孩子」

「噢，噢，那些兵！」她回過頭像電閃得飛了我一眼，接着哭道：「不過媽我——我——我不愛牠了！噢！噢！」

空白页

第六章 他說他的岳父母的反目

兄弟，你一定覺得我狗運太亨通了；我告訴你，還有好得在後頭哪。她們母女摟住哭了一場以後，彼此扶倚着，我們跟在後頭，劉福兒早已飛跑在前頭，一齊向前面院子來。我們進了她媽得房子，裏頭亮黃黃得，在匠頭扶手上點着一盞洋油燈。老太太攙她女兒上匠坐好，然後說她怎麼聽見我身後藏藏掩掩得那個兵像她得玉子，又不像她得玉子；她問我怎樣尋見她得玉子，不等我開口，先親自下匠給我搬了一把紅木椅子坐，千謝萬謝，雜着叫了一百聲佛菩薩。我剛起頭要說事情得始末，她又先眉花眼笑得，指着那拏眼睛瞥我一下，瞥爹一下得姑娘，問她爹是不是她穿着軍服更出落得俊俏；爹拏鼻子冷冷得應着，轉過問我從那兒尋到他女兒。

這時一家得男女都擠在門口往裏探望，伸伸縮縮，頭接頭，耳朵對嘴得議論；我張望着

老先生，臊得開口不得。他理會了我得意，便吩咐大家明早再來看玉子，各自歇覺去，少在外頭撥弄是非。大家快快得慢慢得散了。

我喝了一杯茶，聚了聚精神，就開始講有一夜我怎麼聽見哭得聲音，怎麼跑過去，怎麼看見他們令媛讓幾位弟兄捆在馬房，怎麼我就把他們轟掉，後來便救活了她。我講一句，老太太高聲得唸一句佛號，聽到我救活了她女兒，便抱住身旁得女兒親了一下，說她女兒命好，不知前世修下什麼福，這輩子纔遇見我這位救苦救難活菩薩，於是轉過頭問她丈夫這話對不對，這位爹先只在屋裏走來走去，靜靜得聽我說，這時鼻子又出了一口冷氣，問我以後怎樣哪？

兄弟，你看我該怎麼往下說哪？我咳嗽又咳嗽，搔頭又搔頭，正在十分爲難，哎呀，好玉姐！她彷彿猜出我得滿腹鬼胎，便故意裝出乏極了要暈得樣子，對胳膊軟軟得伸起，懶懶得勾住她媽得頸子，頭倒在她媽懷裏，輕輕得說她想睡一睡，問姆得屋子開着沒有，她想過去躺一下。這時我還得謝一謝我得丈母娘，好老太太！她喫驚了，說：「可不是經過那幾個捱刮的

給你捆了一宵，這時又走了一路，是得歇一歇，不過你就在這裏睡罷，你爹讓他隨便滾到那裏好了。」

「老糊塗！她捱捆是前四五天得事，你問她這些日子在那裏哼！」爹得冷勁兒真夠我，們難受得，不過天佑我們，他忽然又問她老婆道：「再者，請問你讓我滾到那裏去睡哼！」

「她在那裏？反正不會在你家裏！」我得好丈母娘無明火升起來，據說這還是她頭一次和丈夫破臉哪；媽爲了委曲得女兒，什麼都爲做出來：「你睡到那裏？反正我今晚不會留你！」這時她叫窗外站得劉福兒道：進來把你老爺的鋪蓋搬到西廂房去——」

「媽，讓爹在這裏，我——」

「不好孩子，我晚上還有話問你——」

「那媽，我丈夫睡在那裏他——」

「什麼，你丈夫？」老夫妻一同嚷着，老眼瞪得圓圓得。

「噢，媽呀！他——他——他就是我丈夫！」我女人橫在她媽胸口，羞得哭着。

「誰？他是誰？」老太太摔開她得頭，跳在匠下，楞裏楞怔得坐在椅子上。

「老太太，」我這時不得不插進來說話了，站起向她深深行了一個大禮，柔聲低氣得道：「就是我！這不是別人只是我！請你千萬不要怪她，我得女人，你得姑娘，這不是她得錯；這是我——老太太，完全是我一人得錯。請你千萬不要責備她，可憐得孩子！她這幾天跟着我罪也受夠了。要是你——老先生，你們兩老不願收我做女婿得話，那自然我難受，不過爲她少在外頭奔波，跟我受罪起見，你們說什麼我都絕對照辦。我從不撒謊！我是救了你們得小姐，不過，我們都是小孩子——」

「哼！小孩子？」老先生喘過氣來，話好容易來到舌頭尖上，攢緊拳頭向我喝道：「你，我說你是大騙子！大騙子！這些兵！這些忘八蛋！」

「我說不是！」丈母娘讓我收服了，站在我們一邊，氣衝衝得對她丈夫道：「我說不是！他是好人，活菩薩，救了我女兒的性命——」

「你瞎了眼！他敗了我的家風，毀了我女兒——」

『那是說你自己你自己！』

『我瞧你忘了爲妻的身分——』

『我要牠做什麼用？牠害了我一輩子，害了我女兒——』

『告訴你，我絕不要他做我章家的女婿！』老先生正眼也不瞧我們，跳起腳就往外走，嘴裏罵着我聽不清得怪話。

『告訴你，我要他做女婿！』老太太這時也不睬丈夫，扭身爬上匠，叫她心肝女兒不要哭，說她拚掉老命，她要爲女兒爭這個體面，那怕跟着我們過活也好，反正她是沒有別得子女得。我女人抽抽噎噎越發哭個不了，說她離開我活不成，如果爹媽不要我，她也只好捨下富貴，跟我到兵營裏上操去。

這時屋裏男人只剩下我和劉福兒，兩個人都呆在地上，不知該勸那家纔好；忽然他走近我跟前，問我要是真和他小姐睡了得話，不如親自向他老爺說明白，求——我不等他說完，立刻靈機一動，推開他跳向院子來。老先生一個人在院心背住手，大步得踏來踏去，撲撲

得往外吹氣。我墊起脚尖走到他面前，低聲下氣得求他聽我一句話，然而我便永遠離開他家，再也不來。他點一點頭，不耐煩得站住。

『老先生，這是我們營長命令，如果你不給我女兒，便得掏兩千塊錢——』

他得臉皺紋動了動，隨後一跺腳，向我愧起拳頭道：『好，你還吓唬我！兩千我也不給你我的女兒！』

『不是那麼說，老先生，我絕沒有那樣心思，一點也沒有；你聽我說，況且那時令媛捆在馬房柱子上，是衣袴全剝掉，光着身子得，她要不跟我——老先生，我絕不想要令媛，不過禮法，先生得禮法——老先生，這個你該比我明白得多。』

他臉上得筋抽得難看極了，月亮又慘又白，映得他臉色發青；除去我得難過，我也真有些爲他老人家難過；他得手哆嗦着，鬆開拳頭，慢慢搭上我得肩膀，嘴邊顯出打了敗仗得慘笑得意思，半天哆嗦不出一句話來。我明白他，我這渾蛋！我仰起頭望着天上得星星，他們看着我們笑呢，給咱道喜也說不定。

『我不管了，隨你們死活去罷！』我不曉得他充我還是充屋裏得女人講，好容易擠出了這句話，洩他老人家一肚子氣得忿；說完了，他提起脚，便一步踏到轉過牆得黑影裏頭，一會兒我們就聽見他在菜園那邊來回走得聲音。劉福兒從屋裏跑出來，蹲在小月門後頭，不聲不響得看住他，怕出了意外。這時夜裏靜極了。

空白页

(一)

巡長，您聽我細細地說。

我並非不懂人情世故，能過去就可以過去，不過像他今天這樣對付我，却真有一點昧良心，害故人，未免出我意外了。我們是緊鄰，而且住在同院，無論事由大小，中間底細彼此總意會的；至於這件事，我實在不願在許多人前張揚，不過……這也真難出口哪。

好，是非曲直，請公斷罷。

(二)

他這個人我並不說是怎樣怎樣的壞，一點不；一點不。他壞，我想不一定打心裏就是這樣，這左不過是錢逼的：一文錢能逼倒英雄漢。但是他這人並不怎樣好；他懶，愛花錢，好擺大爺的架子，不知道廉恥。舉個例，他的頂門鼻頭上有顆巴豆大的麻子，這太損像，很可笑，所以街上孩子都笑他。

「麻子！」街上這樣渾叫他。

『叫我馬四爺做什麼？小雜種！』他咧着嘴，這嘴是夠漂亮的。還有那付勾人底賊眉眼。他姓馬，這就完了；但是他既沒有哥兒們，又沒有子孫，他的心計的狡捷，便可想而知了。

(三)

我自己，我明白也並不是天字第一號兒的；不過我有良心，而且我還有一座不三不四過得去底買賣。我愛我自己，這是說不願因為我自己作害了別人。我有錢，可是從前我年輕的當兒，不瞞您，我窮得毀了我一輩子。這得解說個乾淨，牠和我們的糾葛有些牽聯。

我叫做何其玉。

原來我的家底並不錯，不知怎樣就塌下了，我斷了學，離開了爹娘，讓送到一家公館充書僮。這傷了我的志氣；我覺得我從此踩在人家的腳下了。然而那時我並非現在這樣的蠢頭，而且外表上真有一下子，主人憐恤我，許我跟小主人在私塾裏伴着唸書。您可以聽出我那時的意氣。在那私塾裏還有小姐們……這我可以不必聒噪了；總之，我是一個糊塗蟲，主人罵得好，把蛇養在肚裏了。我就是那長蟲；不過我有志氣，拚我這樣的人才，終有出頭

的一天。我走了。

我在外混了幾年，混得我一點意氣也沒有了，但是我個灰心，天有好報，我終要弄到我那位狂了底小姐。

然而她出嫁了。

我死了心，混着，混着，一直從前清混到民國，混到現在，住在他家的院子。

(四)

人人都有不堪回首底事情，而且人人也喜好向外人吹打這個，不管人家願意聽不願意聽。我不然；這有兩層緣故：第一我怕這能毀了從前我那位小姐，第二這也引不起人來可憐我。但是有一個人可憐我，就是他的老婆。她能聽得下我的故事，在聽完了以後嘆息一句：『唉，可憐的人！』這能把我幾十年的鬱氣掃動一掃動，讓我覺得這究竟還值得點兒什麼。一個老光棍爲了負心的女人，只有還能在女人那裏尋出個噓寒問暖底知心……她可以爲我流眼淚……

日子是要過的。她悶着，聽我一遍一遍地講着這件傷心的事情。想不到牠如今會是我惟一的快活，好像也只有這一件事我記得清楚。她年紀不算大，知書識禮，在窮人裏很少見。我們很處得來。我常常覺得，這不瞞大眾，她和從前我那位很相像，尤其笑底當兒。

有時我忘記講了，在我的窗下，她特意向裏頭提醒着。

(五)

請聽我說。

大家不要瞎猜我和她有意思，這不成人話；我從來只把她當自己的姑娘看待。當着她丈夫面前，您可以跟究一下。我恨女人，見了她們就遠遠躲着；不過說實話，她最初我真有些怕，因為她有些像「她」；隨後她慰貼我了，因為她真有許許多多地方像她。我尊敬這樣的女人，我絕未存過一絲壞念頭，天地良心！

她和丈夫很要好，這個四鄰都知道。他們窮，這個四鄰也都知道。可是窮擋不住夫妻要好，這也是真的。不過窮能立時就讓他們餓着，這可也是真的。說不準夫妻兩個裏頭，就許有

一個生了翅膀。我說他們窮，譬如這所院子本是他們自己租妥的，三面九間，場面總算不小了，不久東西廂騰出來，在門口和電線桿子上貼出轉賃底紅條子。偏不巧我正在找三間房子，就尋問到這兒，碰見麻子一，把東廂房租給我。

我搬來了，從上房走出一個小媳婦，對我道：『先主，您是單身嗎？』

我在這世上連個鬼伴兒都沒有。

她默了半晌，衝我笑道：『這怕不方便哪！因為……因為……不，先主，這怕對我不方便；您瞧，我是一個年輕的媳婦，丈夫又整天不在家。』

她的笑，她的羞上來底紅臉，讓我覺得像坐在針尖兒上；她的乾脆和客氣，真叫我佩服。我決定住下了。所以我說：『不過你男人並沒有……』

『噢！我並非攔您走——只是西廂房能賃出去就好了，不是嗎？』

三天以後，一位老寡婦來瞧西廂房，付了定錢。她後面還跟着兩個野小子，這個那小媳婦特別歡喜。

我所講底那座舖子，是個小雜貨店，就設在大街上；其初本錢小，我總是不分黑白，在前後櫃照應着，另外有一個夥計。我很忙，人緣也好。後來我約了一位朋友入股，舖務便由他經理；至於我，除去一天來用上飯舖送來底兩頓菜飯，其餘便扔開歇腰去了。我連飯也慢慢不在舖裏用了，這是因爲……

巡長，您聽我的。

這是因爲後來我在他家竈上用飯；我不知這怎麼弄成的，不過有一上午我的確和他夫妻在一張桌子上喫着飯，這飯自然是他女人做的。大概這樣開始的：那天我從他們房外窗子底下走過去，他坐在院階上迎着太陽看羣強報，他女人坐在案板前小凳上，切下四方方幾堆白麵皮，在那裏捏餃子。

我不禁誇道：「餃子包得真高！這是一份兒手藝哪！個子要圓，皮兒要薄……」

「噫——那裏話！別見笑！這是他今兒個在家裏，我纔包幾個。」

他攔下報，接着問我道：『老爺子，你用過啦嗎？』
我說還沒有偏過呢。

『這好，就在這兒用些罷！自己人，別嫌骯髒。』

我說那裏話，不過舖裏還等着我哪。

他女人低着頭不做聲，忽然望着窗臺上的空瓶子，拍着自手道：『呀！醋還沒有溢哪！』
我說要吃還得一會兒，反正我得到大街繞一趟，就順便把牠打了罷；他們怪不好意思的，強我一定得回來用飯。我提起醋瓶口的繩子，高高興興地走了。

從此我就不再去遠地，爲一頓冷飯，趕到舖裏去；不過這也是實情，就是每頓菜飯總歸我墊錢，其初他女人不肯，隨後也就罷了。

(七)

我始終還沒有提到他在外幹些什麼營生。原先他在一家公司充跑外底辦事人，這是很有趣的。公司交付了他四十塊錢，那一夜他就身連魂兒丟在胡同裏頭。隨後個蛋就

讓公司裁掉了，真有些冤的荒。後來轉到一家工廠，不到兩個月，他回家對女人講，這不是人幹的，便辭退了另找事。事情却不容易謀，結果便淪落在東城電影院，當了一名差役。但是這離家太遠了，他便改到珠市口戲院子，這離家太近了，所以他倒很少回家來。

做這種男人的管家婆，滋味是不會好受的。

自然這不能怪他，年輕人，出身是公子哥兒，從小出脫慣了，長大成人只有下山路溜着順當。從小人都替他設想，所以他從來不會替人設想；但是死的死，忘的忘，如今就只剩下這個女人死跟着他了。我不罵他，這不算他的錯。有人說他同那位老寡婦暗地有兩手兒，這我從來不信；爲她標緻？這是笑話；爲她的壓箱錢？這就難說了。不過這您知道，他却長得殼讓一個老寡婦動心的。好在這不是我的事。

有一次他從戲院回來，在院裏對大家講，明晚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。

「噢！我就是沒有聽過這個！」那個老寡婦坐在院臺階上，這樣感嘆着，好像她整天在戲院裏過活。

『那是個坤角？』他女人小着胆問，好像一生沒有見過戲報子。

『我可以請你看去，要是——』這是他的話，這明明是對那位老寡婦獻底慇懃。這時候我正從屋裏拖着鞋梯踏出來。

(八)

您聽我一絲不漏地講。

就是那老寡婦和他們吵架了，決定要搬走，不再在這裏住了，連一天都不肯多留。我從舖裏回來，正碰着她在抽窗外灰爐子紅活活的煤球，指東數西地罵着。我覺得她瘋了，這樣地抽着煤爐子。我像沒有提到她平日爲人怎樣，其實這不用我多嘴，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女人，帶着兩個野孩子，在南下窪有的是。我走近她那邊，問她做什麼。

『做什麼？我泄爐子！』她真氣迷了性：『不！我搬家！今天！』

我覺得很出奇。

『爲什麼？不爲什麼！』這真是一位地道的老潑婦：『不！你問他去問她丈夫去！』

我走到北房窗底下往裏聽，只見女人抽抽搭搭的聲音；我問老馬有沒有在家。

屋裏回得是：『剛出去了——您是誰？請進來罷。』

我進去了：她倚在裏間牀上，眼睛是紅的，頭髮是亂的，上襟紐子有失了釦兒的，這些嚇了我一跳。她裝着笑，迎到外間，輕輕地問我有什麼事。

『我要吃飯——』我打岔道。

她吃驚了，叫道：『唉呀！我——我忘了做呢！』她的臉蛋兒和眼圈一樣紅了。

我忽然問她爲什麼西房要搬走。

她向裏間轉過身子，不在意地答道：『是嗎？真的？噢，要搬家？我不知道爲什麼。我真不知

道。我男人剛——他剛出去！』

我問她：『你願意他們搬家嗎？』

『噢！我怎麼知道？』她跑到屋裏，扶在桌子上哭起來，忍不住了。

我始終莫明其妙，這葫蘆裏的藥！

(九)

那位老寡婦叫了兩輛破膠皮車，裝上一件一件的破零碎，一個兒子跟着一輛車，她自己在後頭押着，搖着手裏的掃帚，給我道了一聲擾，真走個無縱無影了。連着兩天我也沒有見老馬一面，和他女人只不過是飯時一會，誰也不多講話，日子過得一點不起勁。後兩天我簡直躲到舖子，一直到天黑纔溜回我那冷屋子，晚晌總是她開門，除去家常一句問候閒話一概不提。這樣到第三晚晌，等她開了門，放我進來，我嘴裏故意哼着戲調兒，避着同她答應，竄進自己屋子。

她跟着我，衝着我這傻樣兒直擠眼兒，樂我從窗臺上端下洋燈，她搶過來擦起火，取下罩子，點着了牠，替我捻亮了。我回頭哆哆嗦嗦問她傻笑什麼。

「自然笑你呀！」她更笑得利害，這狐狸精！「我同你說話你也聽不見，我跟你走你也不睬我，我爲你弄好飯你也請牠涼着，我爲你點亮了燈你也不謝我，我——」

我唧哩咕嚕着舖子忙得不了。我問她丈夫回來沒有。

她拉長了臉不做聲。

我笑着說他真也放心；然後用手指着她和我，開心道：「——你和我！哈哈，哈哈。」

她啞着嗓音，好像罵了我一句老羔子，立刻氣忿忿地扭了出去；去過了些時，在我窗底下，她忽然用頂冷的口氣問我道：「你明天不也搬家嗎？」

「絕不！」我老老實實地答着。

(十)

第二早晨我起來舀了一盆水洗完臉，正打算要悄悄偷出去，忽然聽見她隔着窗子在屋裏叫我停住。我很不自在，覺得要受大刑一樣。

「你上午不回來用飯嗎？」她一面挽着髻子，一面往外走着多心地問。

我回說不。她倚其北房有太陽底牆柱子上，好像盤算着什麼，然後聽着地上的麻雀向

我鄭重地道：「我勸你早些搬家，因為……」

我問她是不是要攆我走，和老寡婦一樣。

『不！不！』她急着辯道：『我只覺得你——你該搬家！』

『爲什麼我應該？我在這兒住得舒服，房錢又不欠。』我想過來：『你是不是目下缺錢使，我的小太太？』

我這輕薄調子顯然不招她歡喜；她吐了口唾沫，扭轉臉，發着光，走到我胸前，問我把她當做何等人。

我說我絕不敢損她，這是真心誠意的話。我猜她男人近況並不佳，她這些日子一定很窘；我說我從來沒有和女人取笑過，請她想一想我是怎樣一個過來人；然後問她：『不是嗎？』

『不是嗎？』她小嘴半張着，上牙緊咬着，下唇輕輕地學着我的口吻；猛然她轉過身子，擡起手揩着睜大底眼睛。

我從皮腰帶的袋子裏摸出兩塊老袁頭，走過去放在她身旁的窗臺上；自覺也沒有若干話可講，我揚起脚便走。不過這我又錯了。小娘兒們！她喊了我一聲站住，搶過那兩塊雪亮的大洋，往我眼前花地一扔，正滾在我脚前地上。

『我不要你的錢！』她的兩條眉豎起來，眼睛放着亮，伸出小粗手指頭，一隻腳跨在石階上，一隻蹬在磚頭上，斜彎着上腰，怨天罵地道：『噢！你們男子沒有一個好的！沒有一個沒有一個！』

『你男人也不是好人？』我故意逗她道。

『不——不——不要提他！』

『那麼我也不是好人？』我追着窘她。

『噢！天呀！』她的眼淚讓我擠出來了，她將身子仆在窗櫺上，像六七歲小娃娃委曲了撒野：『你——你們都是——都是好人！』

我聳着肩，撇着嘴，一溜烟出了大門，上了大街，留下她獨自拾那兩塊惹是非底老袁頭。

十一

我這裏所講的全是事實，一點意思都不攙進去：這絕不是雜合麵。不過我有我的想法。

我明白我現在應該搬家，定而無疑。我一個沒有娶過親底男人，年紀不算太老（說實話，我只過了四十三個整生日，加上一月又十天的零頭，）人還將就，手頭鬆汎。她這我不願多嘴，大家都清楚的。大家都清楚的，她一個年輕媳婦，獨自孤另另地住着三間大空磚屋子，丈夫不肯回來，這樣長的夜，靜的院子，還有白天的勞苦，黑夜的愁悶，再加上窮……窮……這些我都曉得。我不是沒有心肝底老油鬼，這樣的女人我不單只佩服，而且真是踏地地尊敬。我知道我該走，隨便那裏也不應在這窮窟再留一宵。

不過大家總該相信我從未存過半點壞念頭，我自己信得過。我小時苦已經受盡了，不用人教，我早會怎樣去做人了——做人不是放屁那樣輕易，但是我能毅，而且也能做得。而且我每一想到我那位小姐，她爲我瘋過，爲我拘禁起來……是的，她像改嫁了，不過那和我有什麼關係呢？這我不信。這些就都在我眼前頭，她跪在那位鎮臺大人面前……我也跪着……我們哭着，說打死也要在一處，沒有鬼神能分得開……於是，我讓吊在馬號杆子上……上天見證，這些話我常和他們夫妻講……

呵，我又該走了，混着混到頭髮白了。不！我說實話，如今沒有人能趕得我走，離開這三間不見陽光底破屋子，在臭糞廠裏頭。我——我愛這個可憐的小婦道！不過我信得過自己，我有一種力量，平常人沒有底力量；我絕不做喪盡天良底渾賬，缺德……

巡長，這一番老話就算您沒有聽見。

(十二)

上午他回家了，我們一處用飯，和往常一樣；和往常一樣，他女人低頭捧着碗筷，不一樣的，就是她直睜眼睛偷偷瞥我一下，再偷偷射她丈夫一下，趁我們不經意底當兒。我猜她心裏一定有不堪出口底苦楚，許由於瞋着她男人那種大言不慚的窮酸樣子。他扯到時局的緊張，論到米糧的擡價，笑着衙門候差事底老爺……總之，沒有一樁事情關於他的，却又都像和他有些牽聯。

我們一同出了大門，順着野池塘，向大街走去；我雖在聽着他滔滔的話頭兒，却總想着他女人臨別時那付求我什麼似的黑眼睛……這很怪！

可是這並不怪，您聽我講。

他先問我這一向生意興旺，接着嘆一口氣，攢緊拳頭打着左手心，一語三轉地這：『這您瞧，在這種年頭兒上，沒有幾家買賣能及得您的；而且這種年頭兒真不好混，闊人不提，窮人更是一言難盡；而且有錢底地方門都關着，窮人就讓才氣行，也擠不上；而且——就說我罷，鞋跑得只賸下這一雙了，然而還是混不出一碗正經飯。你知道，我原是心高氣傲的年輕人，從前也幹過正點兒事；不過我還是我，這不是我的錯，這是——你看我女人怎麼樣？』

『怎麼樣？』我覺得他的來語有些突兀，便思索一下道：『她爲人很好。』

『噢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』他順手從塘裏掀起一根葦子，有許多懊惱像藉着這個力氣洩掉；然後掄着半截葦子，發恨道：『您瞧，我不常在家，您知道，我不能，我沒有臉見她——不，我在外頭太忙！她年紀輕，不過有您——您！我曉得您一定好好照顧她的。唉，如今好人真少！真少！』

我問他最近幹些什麼營生。

『營生？我喝西北風；我從這家公館跑到那家，連那門杆可憐還沒有邁過；』他將左臉

下向一扯，筋像抽得痛癢了，隨後舉起右手頂住那個地方，怕掉下似的；這種情境，謝天謝地，我是從裏頭過來的，現在已然——好，他接着微笑道：『我告您實話罷，不過我盼您不要告訴別人，尤其我老婆。我正在做一件賺子兒底買賣，您信我，我還有朋友，不過我——您瞧，喂，怎麼樣？』

『怎麼樣？』我猜不透他的意思。

『哼，哼，您能借我二三十塊錢嗎？』

我楞住了，盯着他，問他要那幹什麼。

『那買賣，您瞧，總得大家合股，我却一文不名。』

我問他那是什麼。他說我將來自然會清楚；於是我搖了搖頭，老實不客氣對他說我沒有錢。我們對立着都不講話。

然後他笑道：『你真要知道我的底細嗎？』

我說自然，因為——

「因為怕我拿去洗姑娘們的賬嗎？」

我說我怕和這差不了許多。

「哦！那自然！」他帶着惡意向我笑道：「不過你却有錢借給我女人——我那位年輕的媳婦！哈哈，哈哈！」

不等我急得轉過念頭來揪他，他跳開腿早從小道上跑了，手裏顛着我早晨給他女人底那兩塊現大洋，花花地響。

十三

我轉過了念頭；我也轉回了身子。我覺得我一肚子霉了三十年底悶氣都得洩在她女人身上；什麼拿我來做你丈夫的把柄？而且……而且……而且……天地良心！

她在門口向我這邊路上望着，臉上襯着種種可氣堪憐的焦急，見我來了，她和哈吧狗一樣，往旁一閃。我沒有睬會，連正眼看也不看，昂起頭來，一直走進我自己的屋子。呵，這纔是有氣派底人哪！我連頭回也不回，有腳聲跟在我後頭——這種女人我捧着袖子，就像捧掉

女兒一樣嗎？」

小狐狸精！我攙起她坐在桌旁椅子上，等她氣喘定了，我站在她身後問道：「你男人在外做些什麼哪？」

她哆嗦了一下，低聲回道：「他從來不告訴我，你知道嗎？」

自然我更無從知道。「你還愛他嗎？」

「噢，讓我想一想。」她擡起頭撇了我一眼，帶着淚，轉向房角暗的地方。「是的，我疼他。」我轉到她面前，用手扭過她的頭，猛然問她道：「告我實話，他逼你什麼來嗎？」

她靜靜地看看我，慢慢答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那兩塊錢怎麼到他手的？」

他臉色白了，不說什麼，然後轉過語氣問我道：「他剛纔親自對你說的？」

『不錯，那雜種！』

她忽然推開我，狂笑起來，和夜貓叫喚一樣，搶向外屋道：『喝喝！喝喝！我真佩服他！』然後她在門口轉過身來，向我俏皮地問道：『先生，您還走嗎？』

『不走！不走！小娘兒們！這兒是三吊銅元票，晚晌給咱包一頓好餃子！』

(十四)

舖裏我那位夥伴想是發了狂，忽然對我講他不幹了，請我另做辦法；他要到濟南府去謀事，有位親友在那兒隊伍上充營長。我勸他三思而後行，少冒無謂的險；狗骨頭不識好貨，他却一死要挺屍去。好在他不提動本錢，只要些盤纏，我也就不好、阻了。第二天他就動身。上午喫飯時候，我把一肚子好沒歹的氣都訴給我那位廚師娘。她問我以後怎麼辦。『好牠媽的！左不是我和那舖子死在一起！他走了以後，我就搬到舖裏去。這年頭！這種交情！這種生意！』

她獸了半天，忽然問道：『這邊哪？』

『這邊』我也歎了半天，嘆了口氣道：『且看罷！』

(十五)

洗碗碟底當兒，她忽然怪怪地，對我扭捏道：『老爹，待一會兒我要出去——到土地廟去，今兒個是十三。』

真希奇，她居然也會想到逛一逛去；去罷！在家裏反正是怪悶的。我臨走交她一塊錢化去，叫她記住回頭鎖門。至於以後她是不是去了土地廟，那我便不得而知，不過晚晌我從舖裏用完飯回來時，却見大門敞着，院裏也沒有人聲。我近來關好了門，一直走上北房的臺階，纔聽出屋裏有笑聲。我怕廟上匪類欺侮了她。我在中堂站着，問她鬼號什麼。

『沒有，沒有；』她搶出屋來，向我媚媚地笑着，拿手理上散下底頭髮，趕緊辯道：『喝，今天真熱鬧，人山人海，什麼物件我也新奇，我也歡喜，我都想買，後來——後來我却一樣也捨不得買。我沒有花一個鏰子。去時走，回時走。噫，你用過飯啦嗎？你今天回得分外晚。』

我走到她跟前，伸出手，冷不防道：『還我那塊錢！』

這時她是什麼驚惶神情，可以不用我多嘴了；她隨後走到我胸前，眼睛長蟲似地灼着我，用小手翻弄着我開了線底領襟，輕輕地道：『那你不是給我的嗎？你這人真沒有信實，老爹，我這裏沏了一壺好茶，你靠在我牀上爲我講故事不好嗎？來！我許久不聽你講了；那位小姐，你那位小姐，那位叫你受了一世苦底小姐……』

這要在從前，我一定歡歡喜喜，嘆氣流鼻涕，把那死故事向她重來重去的；不過我是男子漢，並不這樣弱，這樣易於受驅，我活殼了，什麼我都經過，什麼也矇不住我的老眼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她這欺孩子底本領却越引起我的憐恤，這女人——女人都是這樣沒有出息。她一定又給那男人送錢去了。每天油鹽上省下底零碎，加上我那一塊錢，這些殼討窮小子的歡心了。我都明白；我曉得這能害女人一輩子。

『來，孩子！』我坐在裏間牀上，指着牀旁小板凳讓她坐下；在黃昏的時光裏頭，我看着她草草攏住底頭髮，向她講以下的話。

「從明天起，我便要住在舖裏，不再輕易回來了；這對於你我都好；我情願指給你一條做人底路子，我年輕嘗底苦要比你現在利害得多，不過我想你是女人，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更苦些；我總算過來人了，這就是我給你底教訓：你聽着——」

「這要在前清的話，孩子像你這種情況，除去踩着男人的腳後跟，做女人的簡直找不出第二條路去過活；男子不然。不過，孩子，在那時就是做男子也不易；沒有人幫他；他沒有門第，高一級梯不許爬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；他志氣挺大，我告訴你，他摔得很重，重得他再也沒有爬上底機會。這就是我，孩子！我認底字和我從前伺候底公子認的一般多，比他還要多，然而我仍舊是個窮人——不，我如今總算湊合了，然而也還逃不掉一個未入流的小本生意。這對我說了，因為我早就死了那種想入非非底心腸。」

「我那時從府裏被趕出來了，身上除去她打發丫頭偷着送我底半付赤金小鐲子，什麼也沒有；第一我先得找口飯喫，弄個安身處所。這有兩條便當路走：到小站當兵去，或者到街上去擺貨攤兒。這兩種都可以省去求人底難處。當兵喫糧我覺得低了身分，也太辛苦，擺

貨攤兒太沒有出息，也怕讓府裏碰見查出來。於是我跑去伺候旗上的貴家哥兒們，當了那隻我丟捨不開底鑊子，盼他們能替我走一句人情；我錯了，什麼我也沒有撈回來……結
果我出了京，奔到小站喫了一口皇糧。

「好，我在說你，你聽着，那是男人最便易的出路；至於女人，那時候不是她們的世道，只有影子不見形。如今民國了，女人好歹也有說喘氣底地方，只殼喘一口氣，然而這比那時總好多了。這就是，女人能獨自弄碗飯喫了。除去當審子，做暗娼，她如果有膽子，有見識，自己總可以進一個工廠，尋一件事做了。」

「我並不是勸你扔開你男人；不過你也應當想一想，他是一個人，而且比你力氣大，世面多，應該把你丟開不管，却又偷偷摸摸來叮住你嗎？不行！不行！你得拿定主意！我不能這樣幫你下去，就讓我愛你和爹疼姑娘一樣，也有一天要走我自己的路，撒手不相識底時候。那時你該怎麼辦？你男人不要面皮，還得回來壓在你身上。那不是做人底法子，我的姑娘，那絕不是！」

「這只是哄你自己，但是哄不過你的良心。因為你背了人自己便忍不住要流下眼淚的。你想想，也許我從此不再回來了，和從前一樣，我不認識你……你想想……」

(十七)

我停住了，看看她往下低到膝蓋上底頭，肩膀動着，喉嚨抽噎着，這——這真和二十五年六年前我那位小姐和我在偷着分別底樣子一樣。我記得那時我末幾句話是：「小姐，你明白我的心，走到那裏都忘不掉你；只有你——噢！你不是我，你沒有我的身子和自在，你——你不要後悔今天罷！我們都還小哪，我怕大了你會忘掉我的。你想想，也許我從此不再回來了，死到你不知道底地方……你想想……」

我反做自己的夢了，忽然從牀下有了什麼聲音；我疑心牀邊的女人對我講話，但是沒有，她的頭並沒有擡起來。不過這不能說她沒有聽見，因為她立即仰起頭，向我解釋道：「沒有什麼——」為折服我起見，她將眼睛向牀下一掃，多擡了一下，瞧見了什麼喫驚底東西，叫道：「噫！一個小耗子！」

我說：『去牠媽的小耗子！』

我們面對面地靜坐着。

（十八）

她把板凳慢慢移到我腳下，上身靠着桌旁椅子的前腿，氣像斷了似的，問道：『你能告我一句話嗎？』

『能什麼呢？』

『你爲什麼那樣愛他哪？』

『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』

『如果她同今兒個女孩子一樣，你仍肯那樣守着她嗎？』

『不過她不是……呵，呵……這是二十五年前……』

『她長得漂亮嗎？』

『漂亮！』

「比我哪？」

「那……那……我講不來。」我轉過話頭道：「你真怪！」

她站起來，摸看桌邊的洋火，點上燈。她眼。看着玻璃罩裏剛亮起來底燈捻兒，兩顆又大又亮的眼淚從鼻棠直滾下來，跌在罩子裏頭，恰恰滅了那一點點的焰頭。

「你比我還怪！」她瞧着燈焰又放出光來，像在笑道：「是呀你沒有答出我一句話！」

(十九)

她又坐在我脚下，挪攏着。她好像招了涼，病着。我問她身子是不是難過；她採一探頭，挺直了腰。可憐的女人！我明白她心裏一定有東西搗鬼。

我動情地道：「孩子，不過你今晚讓我覺得比她還好，這是實情！你和我一樣受過苦，受底苦也和我一樣。你不言不語地忍着，這瞞不過我的眼睛。這就是爲什麼我更歡喜你——你纔是個女人！」

她的眼睛時時往牀下瞥着，臉色背着燈我瞧不清，忽然她有了什麼主意，瘋了一樣，頭

和手往我懷裏一撲，向我戰戰索索地哀求道：『你今晚在我屋裏睡罷！』

我扳起她藏羞底臉，厲聲問道：『孩子，你怎麼了？』

她失了光底眼睛躲着我，看向牀下，嘴唇哆嗦着，然後急着道：『這院子靜得很，只有你和我——』她嘴唇撇着，臉色我瞧不清，全身在我手裏和樹葉子一樣。

『這是你自己——你真忍不得了嗎？』我忽然轉過一個念頭，唬她道：『你自己真這樣想嗎？』

她發狠哭了，從丹田裏嚷道：『這不是我！這不是我！』她的頭低到自己的懷裏，她的天良發見了。我覺得牀動活，和前年地震一樣；我從牀頭跳下來，立在屋心，迷裏迷糊，不清楚怎麼一會子事。她不等我驚得叫出來，就拚命撲在我身上，胳膊緊緊摟住我的頸子，頭髮散下來，遮住我的眼睛，我的全臉，嘴裏熱氣全噴進我張開底大嘴裏頭……

但是，無論如何，我瞧清了從牀下爬出一個人影子，而且是男人，是她丈夫。

現在，巡長，我不再多說了，事情您總可以猜一個大概罷。

我只覺得他的無恥，下賤，逼自己的女人幹這種不顧臉面底事情；這太丟人了。這種禽獸的行徑。不過謝天謝地，我不是那種容易上鈎底大頭魚。不錯，我歡喜他女人，但是我們並沒有幹過他所控底那種喪祖德底醜事。我沒有；您可以拿我那些話做證見，我講的也許太詳細太瑣碎了。這還可以見出我的心無所愧，和他的廉恥喪盡，膽大妄爲。

他方纔說我得賠他四十塊大洋，這個我絕不給；他敲不上我的竹槓。我不是那類渾蛋；他自己纔是哪。他說他女人真愛我，這個我不敢相信；這是錢逼他，他逼她，走上這條絕路。我不能要這種女人。打官司也成。

不過我可憐他女人，而且我們感情也不壞，如果他真不要她了，那我情願收她做個乾女兒，和她住在一處，守一輩子。我歡喜她，她長得像我那一位，並且是我老年一個好靠背。他說要是我能出八十塊錢，隨我領他女人到天涯海角，永不過問；這個大家都聽見了；而且她——她如今還躺在她男人腳旁，和死人一樣，難受得暈了過去。這太出乎她的意外了；她不

想到自己，結果她男人賣了她。好，我不再說什麼了。

我只出六十塊錢；不過他先得立一個休妻底字據。

她醒來了，讓我來扶起她，怪可憐的！沒有一個人想到她。就是關於賣她這件事。她也始終還沒有說過一句話。

完。十六，十月。

版權
所有

著者 李健吾

一個
和
他的
光
游

印刷兼發行者

岐山書店

南京 深泰街四十號
上海 施高塔路恆豐里四十號

定價 六角

一九二九年六月刊行

一五〇〇本